

閩都別記

第拾柒集



福州萬國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

閩都別記

福州萬國出版社

44576

3051

17

閩都別記

卷之十七

2359837 06567

閩都別記

閩都別記雙峰夢卷之十七目錄

里人何求纂

卷之十七

- 第三百零八回
- 第三百零九回
- 第三百一十回
- 第三百一十一回
- 第三百一十二回
- 第三百一十三回
- 第三百一十四回
- 第三百一十五回
- 第三百一十六回
- 第三百一十七回
- 第三百一十八回
- 第三百一十九回
- 第三百二十回
- 第三百二十一回
- 第三百二十二回
- 第三百二十三回
- 第三百二十四回
- 第三百二十五回
- 第三百二十六回
- 第三百二十七回
- 第三百二十八回
- 第三百二十九回
- 第三百三十回

劫嚴嵩應龍符靈夢
 刺萬歷王太板繼光
 究妖書附會碟生光
 天啓帝始冠紹泰昌
 林汝弒打死錯太監
 葉向高妙計解妻弟
 激民變縱騎遠順昌
 存命犯和尙救英雄
 娶王女仙醜投胎孕
 見華光曹封生貴子
 安報名賈氏陷淑女
 徐賈氏誣賊害弱生
 挂猪心林友蘭重義
 有應引翅虎奪張女
 訪惡跡友蘭得脫罪
 巧遇應麟冰心途願
 戚無度友蘭去都聞
 名宦賦閑訪交豪友
 祈嗣續干戈生闖盜
 添羽黨獻策投自成
 龍閣捐資皇都屬寇
 孩子越城賊軍入苑
 逆黨相殘三桂破賊
 諫嘉靖海瑞繫天平
 移供狀居正陷高拱
 詰挺擊模稜慰臣子
 魏忠賢弄權結客氏
 葉向高計救假了環
 魏忠賢矯旨坑黨人
 伸公道崇禎戮客魏
 除祖怪芝龍得龜寶
 秉節鉞倭國還英兒
 捷對句麟官入書室
 認假婿曹生報館東
 沐友蘭設計毒惡婦
 題雁塔曹學倫成名
 友蘭殺二友救冰心
 投契友學倫羨俠心
 代兄捐娶學倫報恩
 富重義康耀還參戎
 小民失業羣起揭竿
 拘李巖民衆殺昏官
 慮身家田畝結三桂
 煤山合讖龍駁賓天
 忠臣殉難宮女全貞
 匪徒離散自成喪生

閩都別記雙峰夢卷之十七

里人何求撰

第三百零八回 劾嚴嵩應龍符靈夢 諫嘉靖海瑞繫天牢

前文說嚴世蕃正妻窩姦宋玉山回文說嚴奸臣豪勢將倒之時朝中有一御史鄒應龍其能劾嚴嵩臣職踏未決一夜夢出獵見一高山惡而射之不中見東邊有樓傍有米田覆以青草一射使嚴嵩此乃東邊倒運之兆也蓋高山乃嵩字米田覆草乃蕃字東樓即世蕃諸司官有商相請嚴嵩裁決嚴嵩與東樓謂應龍得有此夢即仗胆上疏劾世蕃言其通賄賂行諸不法事乞置于法又言嚴嵩結黨蔽賢溺愛惡子又言臣言不實願斬臣之首懸挂高竿以謝世蕃父子等語此疏進上不解那時嘉靖昏夢中被他喊醒始悟命收嚴嵩父子孫及家人等下獄以待擬罪又陞應龍爲尙書司官有鄒懋卿與嚴嵩同黨暗托法司從輕擬議其法司只以世蕃受贓銀八百兩擬以上嘉靖猶念嚴嵩惟命致仕歸籍成世蕃去廣東雷州衛安置世蕃之子嚴鶴鴻及其爪牙羅龍文牛信等分戍邊衛惟將其家人嚴年錮禁嘉靖又念嚴嵩老宥其孫免戍又諭閣臣徐階曰嚴嵩已退伊子已服罪有如鄒應龍再言者斬之于是朝中無人敢再言嚴府父子之惡惟御史林潤劾黨鄒懋卿能降誰知嚴世蕃未至雷州只到南雄而返羅龍文亦逃回全世蕃潛至江南存匿于亡命刺客之家人皆知之世蕃在彼無日不縱酒常言心殺應龍徐階報恨使有人來告徐階得知因嘉靖先諭有再言嚴嵩父子者斬不敢再言之惟謹慎以防林潤既劾鄒懋卿等因恐其將來必報害亦防之時世蕃誦文具走回江西世蕃在家建築園亭大興土木工匠千餘人有江西袁州州官郭諫臣因公事由分宜縣地方經過見嚴家建屋人多下馬信步箕踞坐在廠前觀看嚴家人連聲唱問不答亦不起衆工人戲拾瓦碎擲之隨從的人喝說是官不可擲衆問什麼官隨從說本府知州衆曰乃芝麻大之官還不搗與我小丞相倒尿壺又亂擲之諫臣不動氣無語便去將此情節寫密稟遣人星夜報與林潤知之潤見此稟喜曰得之矣即上疏言曰

臣巡視上江備防江洋盜賊多人逃軍羅文龍家其築室于深山出入乘車衣蟒有負險不臣之志尊嚴世蕃爲主事其世蕃譎戍之後愈肆兇頑日夜與龍文誹謗朝政搖動人心近日假作建築衆人等三四千人道路洶洶皆謂其將爲不軌乞早正刑章以絕禍本

此疏入嘉靖卽降詔以世蕃龍文交林潤捕獲鎖擊到京治罪林潤卽飭郭諫臣捕世蕃先驅散其工匠人衆後擊世蕃及羅龍文林潤又諭袁州知府詳訴嚴氏諸惡狀又上疏言世蕃父子之橫惡嘉靖方怒詔下司法研訴徐楷又奏以林潤疏中所言之事實其交通倭寇潛謀叛匿俱有顯證請卽加典刑以洩人神之忿嘉靖從之命斬世蕃龍文于市世蕃龍文聞之相抱而哭其家人請寫書別其家二人不能寫一字遂斬于市都人聞之大快各相約携酒西市看行刑遂抄籍其家得銀五萬二千餘萬其珍寶奇異者過于天府蓋前處在京只看封家產未曾沒官此回纒抄沒在嵩房抄出一金尿壺其底刻誼男趙文華敬獻七个字在世蕃諸房中皆抄出四脚褲數條一典史在床邊拾白綾一方存于袖作汗巾後取與人看曰我只匿此一微物拭汗不爲過有知者笑曰此極穢之物有敢擊來拭面衆問故曰嚴世蕃奸淫婦女不計其數皆以一付白綾拭而記之名淫壽此以作汗巾拭面好笑不好笑衆共鼓掌大笑蓋黜嵩譎戍世蕃乃嘉靖四十一年夏五月之事茲世蕃抄家是嘉靖四十三年春正月也嚴嵩無家可歸只寄食于故舊之家不久而死至四十五年帝不豫有方士王金等及陶仲文之子陶世恩皆貴幸授爵遂僞造諸仙品仙方丹丸皆金石製煉進之帝服食不能愈反加症有戶部主事海瑞上疏言曰

陛下卽位初年敬一箴心天下忻之謂煥然更治無何而銳精未久妄念牽之謬謂長生可得一意修元土木興工二十餘年不親朝政法紀弛矣數行推廣事例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于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臣下人以爲薄于君臣駐西苑而不返大內人以爲薄于夫婦今愚民有言曰嘉者家也靖者盡也謂民窮財盡靡有子遺也然而內外臣工修齋建醮進奉天藥仙桃相率表賀陛下誤爲之羣臣誤順之臣愚

爲陛下之誤多矣夫端在修元修元者所以求長生也堯舜禹湯武文之爲君聖之至也未能久世不終下之方士亦未見有歷漢唐宋至今存者陛下師事陶仲文仲文則既死矣仲文不能長生而陛下獨異之至謂仙桃天藥怪妄尤甚桃必探乃得藥必擣乃成茲無因而至有徑行耶云天賜之有手授耶然則元修之無益可知矣陛下元修多年靡有一獲左右奸人揣迎聖意投挑投藥以護長生理之所無可見矣陛下誠翻然悟悔日且視朝與宰輔九卿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君道之誤置身堯舜禹湯文武之域使諸臣亦洗數十年阿君之恥置身辜嬰伊傅周召之列民熙物洽薰爲太和陛下性中真藥也道與天通命由我立陛下性中真壽也此理之所有可旋立至乃懸思服食不終之餌驚想遙與輕舉之方求之終身安得可乎

疏上嘉靖大怒命收海瑞下鎮撫獄中至今十二月嘉靖病重自西苑還乾清宮駕崩大學士徐階等啓請皇太子裕王主喪事宜讀詔曰朕奉宗廟四十五年惟敬天勤民是務祇緣過求長生遂致奸臣誑惑自今建言得罪諸臣存者召用亡者卹錄監者卽釋復原職于是皇子裕王載坻卽位爲穆宗號隆慶卽殺方士王金陶世恩等釋海瑞出獄擢爲通政使司進階先朝建言楊繼盛沈鍊等以高拱爲少傅武英殿大學士以張居正爲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以高儀爲文淵閣大學士以海瑞爲僉都御史總理糧漕巡撫應天等處隆慶在位六年而崩雖有善政然以忠言逆耳杖黜錮禁科臣石星尙書劉禮乾內監李芳御史詹仰庇等以致有陝西李良雨化爲婦人之異也正是

婦面生鬚猶不異 男身化女始爲奇

且看下文如何分說

第三百零九回

刺萬歷王太攀繼光

移供狀居正陷高拱

却說隆慶帝不豫危篤召閣臣高拱張居正高儀至乾清宮受顧命帝倚坐御床皇后及貴妃全侍衛榻前太子立于左帝因困甚不能語命太監馮保代宣顧命曰朕嗣統方六年今疾不起負先帝付托東宮幼冲以囑卿等宜協輔遵祖制守社稷也高拱等泣拜而出次日薨崩太子翊鈞嗣位年方十歲號萬曆是爲神宗時太監馮保正在居中用事遂矯大行道詔云閣臣司禮監同受顧命諸廷臣聞之皆驚一日內監傳旨至閣高拱曰此旨何人所出主上冲年皆汝輩所作我將斥逐汝這一起內監進說馮保失色遂與張居正謀先逐高拱蓋居正與高拱俱負氣有隙正欲結馮保爲靠高拱慮馮保專恣與居正高儀謀逐馮保詎居正遣人報與馮保得知令先下手馮保遂傳帝后貴妃帝旨曰告汝內閣五府六部諸臣大行皇帝先天一日召內閣三臣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新受遺囑今大學士高拱擅專威福通不許皇帝主管我母子日夕驚恐可令高拱回籍不許刻留高拱至此時不得不行卽于是日只乘一牛車出京門而去未幾高儀亦病卒而居正儼然首輔矣一日早朝帝出乾清宮見無鬚男子假作太監趨走倉忙左右搜獲袖中存一利刀馮保鞠訊其人供名王太係總兵戚繼光使來行刺時繼光在閩征倭有功已升江南總兵馮保將此供情報與張居正問作何辦理居正密覆之曰戚公方握南北大軍不可妄指可借之以除滅高氏馮保聽之原來王太是戚繼光麾下之兵因其犯法將殺被逃至京其人奸巧與一內監有戚粧做行刺模樣妄陷害戚繼光馮保默命移攀高拱卽令小卒名辛仔付與蟒褲與王太穿并給與寶劍將其繫于廠中馮保入奏供情請窮究主使之人居正亦上疏與馮保奏之帝卽命馮保鞠訊馮保先令辛仔去密語王太曰至問訊時可言是致仕學士高拱使來行刺照此供之不但無罪還有錦衣官與做賞千金如不依必可打死于是提訊王太便依所教之辭供之馮保卽撥五校尉去拏高拱之僕只因中外衆口紛紛皆忿去拏高拱怨聲載道居正聞之密謀于吏部尚書楊博楊博曰不可追之恐起大獄鬧事今帝神聖英明持公平察高公雖粗暴天日在上安得有此耶居正不悅有御史葛守禮聞楊博會勸解居正居正不悅遂全楊博又去見居正言之居正對曰東廠事已勘定全謀之人已至

將何處之守禮曰愿以百口保高公居正不答楊博曰願相公持公義居正忿然入內取出東廠中改換四字曰歷歷有據守禮認得是居正字跡笑問曰無干什麼改換四字耶守禮即將揭帖收存袖內四字果是居正更換一時忘却却被守禮指出無可對答居正心中一清厲聲曰天意若此可不畏乎須臾天稍明吊出王太會訊太照前供將拷打王太曰曾許我富貴何又打耶馮保問是誰主使之王太曰就是汝主使何反問耶馮保大慚又問曰汝先言是高公主使何也王太曰嘗汝教我說我安識高公耶希孝乃問其辨彈刀劍何來王太供乃馮家僕辛仔所與馮保大慚遂罷審密遣人以生漆酒與之飲王太遂即啗啞不能言矣馮保仍作高公主使行刺密奏上有內監者年七十餘知之面奏曰高拱乃忠臣何會有此事隨向馮保曰高拱子乃正人張居正懷恨之我輩內官何必助馮保大沮又有太監亦力言不可于是帝發刑部擬罪王太遂斬于市高拱遂無事矣拱至萬曆六年卒于家復其官賜祭葬隨有御史劉台具奏劾大學士張居正專擅威福如逐大學士高拱私贈成國公朱希忠王爵引用張羅張翰爲黨斥言官俞懋學溥應楨罔上營私等情居正怒見帝正辭曰臣之所處危地也言者以爲專權臣之所行正道也言者以擅作威福臣以順下則負國何以逃罪遂伏地不起帝扶之曰先生起朕當責劉台以謝先生即下詔劉台下獄杖一百戍遠時外議不平居正心不自安具疏爲之解免惟奪職爲民後亦置之死地萬曆五年居正以父喪欲去位帝手詔留之居正亦以吉服視事有編修吳中行險討沈思孝等交章劾居正忘親貪位居正大怒有大宗伯馬自強曲爲勸解居正以手捋鬚鬚曰公饒我公饒我又有一掌院學士王錫爵亦爲之和解居正曰聖怒不可測錫爵曰即聖怒亦是爲君居正遽屈膝于地舉手索刀作自刎之狀曰爾殺我爾殺我錫爵驚而去朝廷將吳中行等四人各杖一百即日驅吳中行趙用賢出國門人不敢來候惟有日講許文穆以一玉杯贈吳中行杯中饒有文曰

班班者何不生淚 英英者何蘭生氣 追之琢之永成器 又以犀杯 贈趙用賢杯中亦刻有文曰

文羊一角 其理沉 不惜剖心 寧辭碎首 黃流在中 爲君子壽

尙有艾稷沈孝思入獄三日始戍邊時鄒元標觀政大忿上疏言之亦被譴戍蓋居正編中多忌剛復自用初入政府卽以私恨廢遼王及其卒萬歷十二年正月有御史平可衡追論張居正罪惡帝遂降詔抄其家產不及嚴嵩十分之一帝曰居正譴蔑親藩箝制言官蔽塞朕聰專權亂政罔上負恩不忠之臣本當剖棺戮尸姑念效勞有年免之其親屬張易張欲修等俱發烟瘴地方充軍又發太監馮保南京閩住復起吳中行官職後有刑部潘季馴奏居正家產奉旨查抄國法已正衆忿已平但其有八旬老母衣食不周子孫死亡相繼求皇上開恩帝卽降旨命有司保全之蓋居正之母初嫌張家時本鄉后山有一人遇虎走不及爬上大樹虎踰蹠樹下仰首守待之其人驚甚見一婦人執傘至樹下此人以爲必被虎咬那婦至樹下虎便垂頭伏地婦將傘靠樹頭身坐虎背因鞋沾泥脫下把底向虎頭擲之又向虎耳刮之連脫兩隻皆如是虎伏不動至婦穿鞋執傘去虎仍抬頭望樹上展噉如故幸有一羣人來虎見人多便跳過山去其人始下樹隨衆人出山訪知此婦是前村張家由娘家回來卽去其家問之怎敢坐虎背刮鞋之故婦在內答曰乃坐石非虎若果是虎一見魂先驚散有敢坐耶其人異甚以婦有佛骨虎不敢傷化石與坐誰知其懷中有孕卽張居正在娘胎已感服猛虎至成人怎不威振人龍也却說海瑞前爲應天巡撫致仕至萬歷十三年起復爲南京吏部右侍郎也至十四年爲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十五年卒年壽七十三歲贈吏部尙書諡忠介侯葬于廣東瓊山縣匯山海瑞卒時都御史王用汲入視葛幃敝衣有寒士所不堪者嘆息泣下開其篋只十餘金士大夫爲具歛百姓哭之罷市出葬之日白衣冠而祭者數百里不絕正是

百里白衣祭海瑞 千年青史貶嚴嵩

下文如何再看接說

第三百一十回 究妖書附會 齟齬生光 詰挺擊摸稜 慰臣子

却說萬歷帝正宮皇后王氏未有子恭妃王氏生皇長子常洛五歲妃鄭氏始生次子常洵時寵鄭氏卽封爲貴妃戶科給事姜應麟等上言貴妃雖實所生爲次子而恭妃誕育元子主鬯承桃反令居下乞收回成命首進恭妃次及貴妃帝怒責貶應麟爲典史大學士申時中等屢請立皇長子爲東宮帝輒不決至長子九歲諸臣合辭請立太子帝云朕昨讀祖訓立嫡不立庶今皇后年尙少尙有出是二儲也且待數年後皇后無出再行册立王錫爵等具疏曰

昔漢明帝取宮人賈氏之子令皇后養之唐元宗取楊良子命王皇后養之宋眞宗亦取李宸妃子命劉皇后爲己子與其曠日持久待將來于未定之天孰若酌古準今成目下兩全之美

帝又不聽鄭貴妃與鄭國太亦上疏懇請立太子帝亦不聽鄭貴妃亦請定名分以免疑議帝曰朕前已諭卿等知之今又來陳奏朕不喜絮聒且看此五六年內未有一日不絮聒此輩心懷無父志欲求榮欲此時絮聒朕加疾離間父子以成己賣直圖報之逆志乎戚臣不應干預國事鄭國太出位矣妄奏姑免其罪至萬歷二十九年皇長子二十歲有大學士沈一貫上疏言

陛下大婚及時故早得聖子今皇長子偕于伉儷孝奉陛下聖母得遂含飴弄會孫之樂子復生子孫復生孫坐見本支之極盛令名集福亦云完矣

帝閱此疏心動諭卽日行禮立皇長子常洛爲太子常洵爲福王諸子爲瑞王桂王惠王儲位已定越一年妖書事起妖書者卽匿名謗帖也名爲憂危肱議凡三百餘言謂東宮太子不得已立之而從官不悉慮後日改易之意其特用朱廣者廣者更也內外官府庶者文則戎政尙書王世揚巡撫孫偉總督李沾武則錦衣衛都督伍之貞錦衣千戶王承恩指揮鄭國賢又有大監陳矩朝夕在帝前以爲之主沈一貫右鄭左王規福避禍他日必有勤王之舉等語此書只一夕自宮門及于街巷天明舉朝失色莫敢言朱廣得于私宅以此奉聞帝大怒命廠衛搜獲務得遺書之名責令項應祥喬應申回奏二人奏奸書謗人無有出名帝令召太子安慰太

子泣帝亦泣或曰此鍊書似出侍郎郭正域之口給事錢夢阜指之井及尙書沈鯉于是圍捕正域僕隸乳媪凡十三人又獲正域舍人毛尙文布衣王忠等下獄拷訊井無實跡至後錦衣百戶崔海訪緝順天黜生敵生光鞠之蓋生光性險惡善脅人遣戍大同赦歸終不悛廷訊御史指生光坐衆恐株連多人無所歸獄生光自誣服亦不板扯一人刑部窮究同爲之人禮部李廷機告朱賡謂卽此可以具獄只將敵生光磔斬于市妻子成邊原來妖書非生光造也但其人險惡可死故人不恰之或謂妖書出中書舍人趙士禎至後士禎病篤口中自言其身上碎落如礫是必陰遣萬歷十四年大學士葉向高以鄭貴妃子福王久不就國具疎請之就國帝以明年舉行至明年錦衣百戶王日乾奏奸臣與皇貴妃宮中太監寵劉諸人請妖人王子語詛咒太子又刻聖母陛下木像以鐵丁釘其目又約趙思聖在東宮侍衛帶刀行刺其語多涉貴妃福王身上葉向高知之卽具書疎與日乾之奏同上言日乾乃京師無賴生年妖書匿名難詰今兩造具在法司其情立見陛下第靜候勿動動則滋擾等語帝看日乾疎方怒及見向高疎怒解遂不問矣太子聞知道人取向高密疎看向高曰皇上既不問殿下勿庸更看矣太子深然之未幾御史以他事劾日乾下獄踰年而挺擊之獄與矣萬歷四十二年福王就國向高以福王就國太子奠安遂上疎乞休致仕回籍矣四十三年五月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木棍撞入慈慶宮打傷守門太監直入前殿簷下被擊太子奏聞帝命司法究問御史劉廷元問訊奏曰是人供名張差順天蘇井兒峪民語言顛倒形似瘋癲臣再三拷問本犯呶呶稱吃齋討封等語話非實情辭無倫次按其跡若涉風魔稽其貌係點猾情景不測不可不詳鞠定擬也帝卽命刑部胡士相岳駿聲復審張差供被李自強李萬搶擄打氣憤趕來京欲赴朝伸冤適遇有一人給曰汝無憑據如何得進去可擊條棍子便可當冤狀等語差氣憤癡狂直入打傷守門被獲等情刑部遂將張差擬依宮殿前射箭放彈投磚瓦不傷人律斬決覆奏適有刑部主事王采以入獄散飯因與盤詰之張差又供馬三舅李外父叫伊供不知姓名老公入宮挺擊等語王采上言張差與二內官相通陛下務要首惡必得邪謀永銷明肆兇人于朝市以謝天下等詞因

疎中有奸戚二字帝看怒之御史過廷訓移文去蘇州查張差是真瘋假瘋蘇州知州戚延齡覆文是真瘋于
是朝廷据以爲實以瘋癲二字定爲鐵案矣胡士相等再嚴鞠張差供稱因與三舅李外父住太監寵保處送
灰收瓦寵保劉成與我三舅外父相商遣我來等語胡士相卽持與三舅具疎請提出內官寵保劉成付法司
對鞠帝諭曰朕自聖母升遐奉勅大典追思慈恩罔極愛慕不勝方在靜攝中突有瘋狂奸徒張差持棍闖入
青宮震驚皇太子致朕驚懼心身不安朕思太子乃國根本豈不親愛已傳內官添人守獲連日覽卿等所奏
奸究區測行徑隱秘既有主使人卽着三法司會擬速正典刑等諭是時無人不疑是戚臣鄭國太所使而國
太遂具疏自辨次日帝幸慈寧宮見百官內侍引至聖母靈次行禮畢帝倚左門柱設低坐太子侍右三皇孫
雁行立左階下帝宣諭曰朕以昨有瘋癲張差闖入東宮汝等誰無父子乃欲離開我耶適見刑部趙禎所問
招情只將有名人犯張差寵保劉成卽時處死其餘波及無幸以傷天和以驚聖母靈位帝諭了隨執太子手
示諸臣曰此兒極孝朕極愛惜乃以手納太子禮曰彼從七尺孤養至今成大丈夫矣使我有別意何不于彼
時更置今又何疑且福王旣已至國去此數千里自非宜召彼能飛至耶遂傳呼三皇孫至右級上令諸臣熟
視了諭曰朕諸孫俱已長成更有何說遂顧問太子曰汝有何語與諸臣悉言無隱太子曰似此瘋癲之人決
了便罷不必枝連又與諸臣曰我父子何等親愛外面有許多議論爾輩爲無君之臣使我爲不孝之子帝又
問諸臣曰汝等都聽見麼衆臣俯伏謝罪帝遂命諸臣于次日斬決張差于市其馬三舅等擬疏李自強萬倉
擬告帝皆從之斃寵保劉成于內廷挺擊案遂結矣蓋神宗寵幸鄭貴妃便有妖書挺擊等事惟呪事起葉向
高若不密奏則興大獄王氏生雖皇太子因失寵常閉內宮母子不得相見遂得目疾病至危篤太子始知急
至宮門尚鎖取鑰方入妃手拉太子泣曰兒長成如此我死何憾太子痛哭不勝左右皆泣莫敢仰視須臾妃
薨前日乾奏內監寵保劉成等請妖人刻太子生母木像釘其木像兩目似實而不虛矣正是

如無棄相疏安頓

却令寵劉禍早招

且看下文如何分說

第三百十一回 天啓帝始冠紹泰昌 魏忠賢弄權結客氏

却說萬曆帝在位四十八年壽五十八歲而崩太子常洛卽位爲光宗號泰昌在位一月不及改元壽三十九而崩熹宗卽位號天啓先是光宗將崩時以皇長子生母薨後奉先帝旨委托選侍李氏撫養視如親子遂封李選侍爲皇貴妃至光宗崩後選侍用太監李進忠謀阻皇太子于煖閣不得出乾清宮內監王安謀之始出見羣臣因卽位之吉尙在三日後皇長子應暫行居乾清宮詎被選侍佔居閣臣請之移宮欲移與皇太子同宮御史左光斗上言曰內廷之乾清宮猶外廷之有皇極殿也惟皇上御天居之如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餘嬪妃雖以次進御遇有大故卽當移置別宮非但避嫌亦以別尊卑也今大行皇帝殯天選侍旣非嫡母又非生母濺然居正宮而殿下反居慈慶宮不得守凡筵行大禮名分倒置且殿下春秋十六齡矣尙須乳哺強負哉倘不移宮意欲何爲而選侍尙無移宮意被給事中楊璉迫移不容緩選侍曰獨不念先帝舊寵乎楊璉厲聲曰國家大事豈容姑息爾輩何敢如是皇太子使人諭楊璉出命諸太監李進忠等侍選侍移居仁壽宮皇太子卽位仍奉養選侍只一女名皇八妹并愛惜之未幾客氏并魏忠賢弄權矣魏忠賢初名進忠河間府案牢縣人因與嫂通奸被兄捉獲送官忠賢哀求念手足情勿送其兄曰汝滅倫叫我怎念手足况我多出少在關防不得許多若自割去陽物可免汝一死取刀去與自割忠賢要命不得已自闕其兄始免之忠賢遂流落爲乞丐適有內監王安公幹途中見其青年問之何至爲丐忠賢捏其天闕求進無門王安看驗了謂曰遇我幸甚內宮主缺閣官令帶汝入宮必有好處將來富貴勿忘我忠賢答怎敢忘恩王安將進忠改名忠賢帶入內宮有司禮監掌東廠孫暹見而喜之卽取爲隨從詎忠賢素黠好酒能馳馬右手執弓左手扯箭多奇中雖識不丁而極有胆力故內宮人皆喜之無何熹宗爲皇太孫忠賢謀事之因誘之宴游甚得皇太孫之歡太

和皇后乃太孫生母忠賢謀入宮辦膳引進者乃太監魏朝與太孫乳母客氏有私忠賢遂拜客氏爲乾娘至光宗卽位册立太孫爲東宮太子客氏薦忠賢爲東宮典膳光宗崩東宮暫居慈慶宮科臣疏參阻撓移宮太監李進忠等詞及忠賢忠賢無措泣求王安救之時王安主一宮事素剛正遂極力與之辨白熹宗卽位以乳母客氏保護聖躬卽封爲奉聖夫人客氏乃定與民侯二之妻年十八進宮過二年其夫死有子侯興爲錦衣衛指揮一夜忠賢同客氏魏朝飲酒俱醉因忠賢自誇帝多寵信魏朝問因誰引進而能得寵忠賢答惟多謝乾娘一人魏朝又問曰汝人事皇太孫辦膳太和宮那時怎識得乾娘忠賢怒曰先頭引進此二次亦是借我之名色也汝豈能薦人如薦人何不自薦亦是找本領自行作爲汝之情誰擔之耶因此二人盤問不休卒至擒拙至乾清宮煖閣驚醒帝寐道人出問忠賢丑魏朝至御床面聖時已五鼓帝命客氏問訊待退朝來判客氏奉命因厭魏朝洋而輕薄喜忠賢有識而果決待天啓退朝客氏奏因忠賢閑言舊事魏朝醉而不遜拙打忠賢出閣致驚聖駕當治魏朝罪帝以醉而不問誰知忠賢竟矯詔發魏朝至鳳陽絞殺之忠賢遂主案東廠蔭弟姓一人錦衣百戶適奉旨以王安掌司禮監王安辭未就職有太監王體乾賄忠賢害王安奪其職忠賢遂矯詔草王安職以體乾掌司禮監忠賢思必欲殺王安又矯詔降王安爲南安軍至則勒令自死忠賢連殺二人無所忌憚遂于內庭操演軍衛正鼓之聲震子宮禁王成進試銃炸傷帝手幾危御史諫止之忠賢矯旨切責光宗選侍趙氏與客氏不協矯旨賜死趙氏出光宗所賜珍珠寶玉列于庭前再拜投環而死帝之裕妃張氏方有姪客氏妒而譖之致絕食幽開復道中餓死又陷李成妃馮貴人同被斥爲宮人皇后張氏素嚴明客魏同畏之適后方有孕腰插客氏布心腹宮人前去採廢害其墮胎有胡貴人帝寵幸之待帝郊天之日掩殺之以暴疾病報聞但天啓卽位因何內外由二人所爲而不察原來天啓帝諸事都不管惟弄力鉅雕製奇異古玩日夜不撥忠賢客氏凡有事奏請俟天啓正施繩墨思想款式時便向請旨遵行天啓曰我無閑汝等卽管去辦妥便好此乃小孩子貪嬉戲不知世事以致內外之權皆操于二人之手也時葉向高已復起爲

大學士連上數疏斥劾客魏皆不報又有楊御史璉上疏劾忠賢二十四大罪疏入忠賢亦懼禍泣訴天啓客氏亦從中委曲調之令大學士魏廣徵爲首廣徵固結忠賢附爲同姓楊璉疏中有門生宰相語廣徵恨之是時忠賢亦有疏辭廠事遂先批辭廠之疏備極溫諭不與辭次日乃批楊璉疏切責楊璉不少貸諸臣見之無不憤激皆隨楊璉後各上疏劾忠賢及客氏者不下百餘疏無不危悚激切天啓皆批責自此無敢再言魏忠賢客氏矣正是

閣宜專政歷來有

乳母弄權自古無

且看下回如何分說

第三百十二回 林汝蕙打死錯太監 葉向高計救假了鬘

却說魏忠賢被楊璉劾二十四罪諸官接續又劾百餘疏竟劾之不倒無敢再言忠賢遂自尊稱爲九千歲誰知無人明言便有人暗算者何人乃福建一童生福清哥也姓林名汝蕙父乃貢舉大名士因子好玩不羈懶究時藝詩書以是逢科歲期乃父獨不與赴試恐文章不精有玷家風也諸子弟釋褐惟汝蕙布衣也在汝蕙不亦爲意因朝中太監魏忠賢大作威福滅盡忠良欲去代朝廷剔除奸黨以清朝堂適值科考之期汝蕙請退其名知誰汝蕙一入泮時即奔上京投入葉向高府中乃父以既去亦無奈其何汝蕙趕赴北場科考遂連捷中式北闈舉人即探知有南城兵馬司缺出欲謀補此缺但兵馬司缺惟進士可補若有勢者舉人亦補得遂日日都在相府與葉相下棋原來葉向高性好棋若有棋則不捨歇汝蕙日日與之奕棋只下一二盤便去葉相問棋正下得高興因何事就去幹一要事了再來至一日又來下二盤又要去向高忍不住問曰到底去幹何事一連去數次還不停安可說來知問之再三始言現出有南城兵馬司缺要謀補之數次去托

人周旋尚無回信今再去催之遲恐被人謀去棄向高聞而笑曰我道是去幹何事原來爲此如別缺則難保若此兵馬司誰人肯要用謀之今汝只在此下棋待我取帖遣人到兵部衙門說此缺以汝補授即刻給憑何用往外七求八托也汝蠢曰相爺肯造就便大放心長在此下棋不須再去矣向高笑曰此缺做了必會退悔又答曰罷成就雖死亦甘心何悔之有于是兵部因葉相爺帖薦即補授林汝蠢南城兵馬司汝蠢即趕到任供職日夜帶兵巡查南城一帶地方十分謹慎百姓皆怕之隨有童謠曰五府六尚書都怕南城兵馬司因任甚宮家後裔有犯者即拏責并不徇情故有此童謠也魏忠賢時常去各大臣府中宴飲皆至半夜方回總由南城而過那日汝蠢探知忠賢又去兵部尚書府內宴飲下午方去飲酒汝蠢至半夜帶兵役各執短棍在路上遊巡至三更更有持東廠燈籠擁一大轎而至汝蠢便喊曰轎內何人衆答曰九千歲在吏部衙門飲宴而回汝蠢又唱曰官不夜行我職司夜巡不管什麼九千歲十千歲有犯夜者皆以法治之即令諸兵役將轎中人拖下按倒在地舉棍亂打之頃刻打死在地汝蠢見已打死笑指曰魏忠賢亦有今日遭我手耶隨從小太監并抬轎人等皆跑回吏部衙門報知九千歲回至路中被兵馬司拉下轎亂棍打死吏部聞報便曰造化所打死不是九千歲即遣人趕去查看并請兵馬司來吏部衙門說話汝蠢聞不是忠賢持燈照看果打死不是魏忠賢乃一小太監始驚問曰九千歲之轎何人敢坐答曰今夜九千歲大醉在天官衙內寢宿令隨伺之人名小慶中貴壓轎回去明早九千歲只坐小轎回去林老爺怎不知耶汝蠢曰如知則不打的其人即帶汝蠢至吏部衙門時魏忠賢聞報壓轎之人小慶被兵馬司打死酒醉便醒欲拏林汝蠢來即打死抵償吏部阻曰不須九千歲費神自有理法處之天官出問因甚打死情由汝蠢曰未職兵馬司有稽查奸詭詐冒之責成昔彌子敢矯駕君車他幸臣不免干殺今小慶乃奴僕敢坐主人大轎罪豈容恕况黑夜張東廠之燈籠狐假虎威沿途嚇詐故以理法責之不意而死死亦當罪吏部即發刑部究辦那刑部乃兵部李廷機兼理即與化人李九我也隨訊之汝蠢亦照前之供由訴上刑部以林汝蠢職有所司責打小慶奴僕擅駕主車無有不合惟不

合責之致命應擬庭杖一百革職爲民等情奏帝批三法司核擬三法司照擬呈詳遂將汝彥押去朝門外庭杖矣先葉向高聞知此事便撞足罵曰原來這畜生特謀此缺其意有在我被之局率性能結果這賊朝野無不歡悅豈知這賊命不該死把小慶來替今既如此有不救之理卽密遣堂官毛世績去各衙門作法施爲故纔擬杖革職但只如此擬結忠賢豈肯干休却原來庭杖一百雖半死至杖畢衆校尉舉擲階下命亦全休因其階極高把好人舉擲亦死而况此校尉都是忠賢之黨有輕過耶是時刑部在朝門外監杖衆校尉杖一百共抬起丟掉階下衆以爲汝彥必死在地校尉下階尋之無矣查問階下站班之武士皆答不知遂遍處尋訪俱無忠賢聞知以有人搶去存匿卽撥羽林軍大索之矣誰知魏忠賢遣無數爪牙佈置不及葉向高只遣一心腹毛世績先在各衙門通關節停妥至庭杖時有數人挾布幔承接將汝彥假向人縫裡潛出所有站班之武士安堵暗令遮掩校尉查問故答不知也那兩個執杖行刑之校尉亦被毛世績買囑傷亦不甚重自右何公無私何水無魚也世績遂救汝彥回相府羽林軍隨至各衙搜索別衙門進搜猶可惟葉相府搜之狠狠把夫人小姐之馬桶都翻搜至盡葉相以此無意再立朝堂矣皇城內外大索十日竟搜不出原來林汝彥于馬房前空地中躲于蔑篋內外以馬桶蓋之人乃看一堆馬桶皆搜遠不搜近故搜之不出也汝彥乃葉相夫人之族姪叫夫人之姑娘遂假作了頭存于內室汝彥本生得貌如處女故名汝彥隨定夫人身邊號爲壽梅卽外面家人亦不知葉相正在籌思作何出脫之處忽報福清林全舅爺至葉相一見林全便怒問曰汝這模樣來此作甚林全答曰福清饑荒家中難度爺娘命來問姊夫打些微抽豐回去救窮葉相曰福清饑荒京城市饑荒我之宦囊如洗一衙內人衆衣食尚且不週又被林汝彥拖累連面皮都毛此刻就要辭官歸去盤費猶拮據不上那里有抽豐與汝打既來卽在外面住歇二三日寄搭便差回去可也遂令毛世績帶出去林全欲進見姊葉相不與人唱令毛世績帶出林全因啼哭不休世績曰舅爺不須啼哭時因被林女弄出事帶累至沒體面故發怒舅爺且忍耐數日俟相爺氣過自會叫人款待

去遊玩帝都風景鮮悶好麼林全被勸便不哭泣至次早世績遂帶出遊玩矣正是

不是此人來解悶 何能有主出抽豐

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三百三十四 葉向高妙計解妻弟 魏忠賢矯旨坑兇人

却說毛世績帶林全去遊玩帝都風景帶至城隍廟大殿內世績要去恭嚙林全只在此坐如有人查問切不可說是葉相爺舅爺今去出恭就來世績嚙了便去是日乃初一朔望日各文武俱至行香林全此時坐待子廟內一見有官府至便驚急鑽于神桌下時九卿四相五府六部俱至行香惟葉相以病未至衆官僚行禮畢因林全伏在神桌下咳嗽被獲出見其異問之不答答音語又不同以作生面歹人交刑部衙門勘問原來林全此番長途而來盤費不敷衣服賣盡進府衣甚襤褸且本來愚遠不知羞愧被獲亦不言那毛世績在外偵察知被獲解去刑部衙門遂走回報知葉向高即令執名帖到各衙門請罪以妻弟林全原是不長進忽然來京正欲遞解回籍誰知偷走回去躲在城隍廟正在查緝因聞已被衆位大人拏獲作生面歹人究之不錯不妨將其處死獄中免解回籍幸甚等語各衙門聞葉相差人來說此語皆驚有敢將東閣大學士之舅爺正一品夫人之胞弟拳作生面歹人問罪即將林全更換衣服送回各官俱親至相府請罪蓋葉向高當神宗娶幸鄭貴妃時福王受封久不與至國光宗居東宮日在危疑皆是向高挽曲調護能使福王就藩東宮奠定功莫大馬帝甚重之蓋光宗即泰昌乃天啓之父如無向高保泰昌天啓安得爲帝怎不感佩而重之滿朝文武莫不畏敬即魏忠賢亦畏之三分故無官不來請罪也向高曰怎敢有怪列公他那樣與海賊無異作生面歹人捉之何錯之有今既蒙送回可免一死且拘繫在班房煩兵部大人撥兵給火牌沿途遞解回籍便是他大造化也即將林全拘禁班房候兵部撥兵遞解兵部即撥兵各官隨送至下程水菜數十楨面上是水菜中間皆

存贖銀兩綢緞向高俱驗看過回帖道謝了盡交兵部並煩撥兵先行押送到福清林家兵部送將各禮總裝數單撥兵先押起行隨後再解林全向高已預製大鐵練腳手靠將林全鎖下囚車交與解去林氏夫人在內啼哭曰妾身只有一弟七千餘里奔波至此不照顧亦罷他有何罪用大刑具於心何忍葉相答曰經被外面擊作生面歹人爲官者執法如山怎顧得親戚汝既是他胞弟可去長亭一送只在此啼哭何爲也夫人聞言卽令打轎去送葉相曰若怕汝弟沿途受苦可帶了頭雪梅去令他伏伺回去可放得心矣夫人遂坐大轎雪梅坐一小轎二轎一同出府趕至亭長姊弟始得相見抱頭而哭說了一會夫人遂交一包銀與之帶去等入皆道葉相果清廉無比小舅未打抽豐猶遞解回籍夫人卽令雪梅路上好生陪伴姊弟哭別各登車而去其雪梅卽兵馬司林汝蕙至此纔得出脫也原來山東响馬早已得知葉相爺小舅去打抽豐必有厚賈回來皆聚集在沿途聽候打劫先見有十數槓箱過皆是兵部火牌沿途有官兵護送不敢行劫待至林全舅爺渾身鎖靠落在囚籠爲犯人衆嚮馬看此光景無想各散去汝蕙離了皇城便服男裝充作解兵到閩界先奔回福清對林全父母說明中間設詐之情二老大喜卽接到十數槓箱皆兵部封條拆看銀物計值千金次日林全到家見父母哭罵葉向高忘恩負義二老笑曰他怎的忘恩負義昨日已解到諸同僚贈送吾兒下程禮物計值千金林全入看果見銀物無數又罵曰這都是別人贈送那無良心分毫俱無二老又笑曰汝不知隨身亦有千金林全曰隨身只鐵鍊何曾有分毫銀錢惟姊趕至長城私贈數十兩銀而已二老又笑曰就是鐵鍊值千金汝還不知此鍊非鐵的乃黃金外以漆漆之如鐵一般今來夾秤看值千金否遂將鐵鍊夾剪斷皆是黃金又秤之共計六十餘兩值銀千金不止林全始訝曰旣如此爲何把兒作犯人解押回來二老又笑曰若不如是怎逃得路上嚮馬安得到家還怕吾兒性命難保試想葉臺山可是忘恩負義廢林全又問此行詐事情節爺娘怎知答曰汝蕙先趕來說知纔曉得林全掉思一會想子一時變靈竅喊曰姊大此等行爲以本身清廉開酒別人贈程儀又保長途安穩又出脫林汝蕙無人知覺一舉三得真宰相之奇才只是該背地說知

免人怨恨汝意亦刻薄路上只說自己弄出事來并不言姊夫設詐之由此可惡之極二老曰姊夫必吩咐他勿言他故不言也林家自此致富林汝妻至懷宗卽位起復爲御史京中葉向高亦告老歸家朝中高再去魏忠賢更無所忌有御史崔星秀爲科臣所糾應削職乃微服夜至東廠獻賂叩見忠賢願爲之誼子忠賢大悅遂矯旨免糾呈秀官復原職忠賢帶進宮拜見容氏進獻重禮容氏大喜留飲宮中遂與私通陸呈秀爲工部司郎先是泰昌光宗帝方卽位一月便有疾醫官崔文昇下藥光宗一連晝夜三十餘次起來下痢次日鴻臚寺丞李可灼進紅丸光宗服之渾身燥潤舒暢思進飲食光宗喜甚連聲稱可灼忠臣可灼又進一九忽觸崩衆皆疑之大學士方從哲請旨賞可灼銀五十兩御史王安舜等諍之曰不以庸醫殺人之罪究之猶賞之耶方從哲遂改請罰李可灼一年俸於是議者蜂起皆以天啓殺父謀位矣時有給事中霍維華疏論挺擊紅丸移宮三案伏乞嚴諭纂修諸臣立正以存信史等語疏入適遇三朝要典成魏忠賢將此三案添列黨人姓名矯宸翰冠三朝要典之首頒行天下時曹學銓在廣西爲布政司見此書以逆黨煽虐惡其不直著野史駁之聞于朝魏忠賢怒甚將學銓黜爲庶人遂大興黨人之獄黨人者東林浙黨也起于神宗萬曆二十二年有文選司郎中顧憲成因請召大學士王家屏削籍尋起爲吏部文選郎以言事被譴給事盧明陞遂中立先後具疏救之神宗益怒以憲成削籍譴明陞中立爲案按司知事禮部郎中何喬遠又奏救憲成亦貶爲廣西布政司經歷憲成既譴歸浙江本籍遂講學于東林故楊時之書院楊時號龜山宋徽宗朝大儒福建延平府將樂縣人天下之文士趨從之而受黜者名譽益高遂指之曰爲東林浙黨迨後執政更相傾陷以結縉紳遙執朝政角勝附和竟蔓延五十年至闖兵迫都猶在煨燼東林也是時修整殿廷大興土木工部侍郎崔星秀在督工魏忠賢借督工名色無日不與星秀在無人處編列黨人姓名如天鑒等錄忠賢奉與帝御筆書之其天鑒錄首列葉向高翰曠等十六人次列東林之黨孫鼎相等六人又列真心爲國不附東林顧秉謙猶廣微等十七人同志錄者陳宗器等十八人點將錄者首天罡星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時雨葉向高浪子錢謙益聖手

書生文震孟白面郎君鄭亦謙燧火楊璉智多星譚昌期等三十六人地煞星智多星神機軍師顧大章等七十二人以上各錄在于內庭發翰林所書諸朝官看之異甚皆知忠賢程秀爲之隨命兵部發緹騎四出捉擊黨人矣正是

蠟黨毒發如蛇蝎

緹騎威震似虎狼

且看下回如何分說

第三百十四回

激民變緹騎逮順昌

伸公道崇禎戮客魏

却說兵部發緹騎四出捉擊黨人緹騎卽穿帶黃綾衣帽之校尉也一擊至蘇州擊前吏部給事中魏大中旣鎗擊由吳縣地方經過有前吏部周順昌出來截留大中至家設席作餞二人在席間對話許久泣涕難捨分別順昌遂以女許配大中孫允袖爲妻衆緹騎在外屢催不行便厲聲曰犯留不與出莫欲截搶耶大中泣別而去順昌遂出張目罵曰汝輩不知世間有不怕死男子耶汝輩回去對魏忠賢那狗子說我卽是前吏部周順昌要拿再來擊湊斷不擺盪于是緹騎忿怒解大中至京收獄緹騎將被順昌截留大中結姻事劾順昌削職又令內監李實復疏參黨人周順昌高攀龍李應昇黃尊素周宗建五人忠賢俱矯旨發緹騎去擊其緹騎挾威橫行所過之地皆勒索蘇州先擊周宗建又擊周順昌吳縣中人沸然因士民素德順昌皆冤憤縣令陳文瑞乃順昌所拔之士半夜至順昌家叩戶求見告之並撫床大哭順昌曰吾固知詔使必至此乃意中之事切勿效楚囚對泣也順昌顏色不變與文瑞語有許久文瑞請順昌入治行裝順昌入內室舉家號哭順昌遂改穿囚衣出門士民送有千餘人順昌赴來使公館開讀聖旨巡撫毛一鷺亦至公館諸生王節楊延樞劉羽儀等共五六百人瀟巡道泣懇具疏救一鷺汗流不能出一語衆緹騎見許久不決厲聲曰東廠擊人鼠輩等敢吶吶也市中人顏佩章等進前曰此旨出自朝廷自東廠耶緹騎曰聖旨非出東廠還有誰出耶衆怒

闕然而起亂拳攻殿緹騎立地打死一緹騎順昌即脫身走至府衙門手書別親友自行至京報到竟無人知
遂入獄忠賢命錦衣衛理刑許顯純就獄拷比慘酷體無完膚因順昌罵不絕口許顯純令獄卒以灰袋覆殞
之順昌臨死遺有短章爲尸諫獄卒見而毀之蘇州隨獲嚴死紅騎正兇顏佩章楊念如馬傑沈揚周文光五
人殺之五尸共瘞一墓爲五人墓時有奸黨蘇杭織造李實奏請建魏忠賢生祠于杭州西湖乞命杭州衛百
戶沈尙文永守祠宇天啓從之祠建于西湖之麓極壯麗闔邑旌風來撰記張瑞圖書賜額曰普德若有人
入言閑話者則守祠之卒殿死無論自是四方奸黨效尤各曲意獻媚各窮工作之巧奪人田墓伐人樹木無
敢作聲其像以沉香木爲之眉目鼻口手足轉動如生腹中肺腑皆以金珠寶玉爲之人皆呼爲九千歲有呼
其名者看祠之小暨告于有司定罪重罰彼時魏忠賢之生祠遍于天下惟獨福州無之不知巡撫何人想必
不是奸黨也時天啓七年八月帝不豫忠賢張惶甚中外危懼天啓遂召皇弟信王入諭之曰須當爲堯舜之
君又以善待中宮爲托等語信王泣出駕遂崩忠賢出迎信王疑之袖中存帶食物不敢食大官廚之物是時
羣臣不得見信王秉燭心懷鬼胎那時忠賢意欲謀篡而未敢決商于呈秀呈秀曰不可以時未可阻之乃止
信王遂卽位于中極殿年號崇禎受百官朝而勿賀百官正朝時忽天明月餘忠賢辭位不許惟以客氏出居
外宅蓋崇禎神明默操因忠賢黨羽林立莫敢卽發其奸隨有御史楊繼垣首糾呈秀侵及忠賢此時崔薊之
勢漸衰後又有工部主事陸澄源兵部主事錢元愨直攻忠賢貞生錢嘉徵上忠賢十大罪忠賢聞之不勝忿
怒哭訴于帝前帝命內侍讀錢嘉徵疏使聽之忠賢驚恐喪魄而退則信王在藩邸時所任太監徐應元忠賢
屈身事之厚賂財寶求代爲告辭東廠卽以策後效應元果代言之帝遂誦忠賢于鳳陽司香祖陵遂抄沒客
魏二家安置代言之太監徐應元於顯陵司香尋謫降戍于邊矣未幾崇禎帝兵部曰逆惡魏忠賢擅竊國柄
誣陷忠良欺君矯旨其罪難以髮數朕姑輕譴鳳陽司香尙不自懲素蓄忘命之徒環擁隨護勢若叛然令錦
衣衛前往擒治其罪等語此時魏忠賢住宿阜城尤宿旅舍錦衣衛猶未至先有其黨密報魏忠賢得知忠賢

恩思罪總難免至夜半自縊而死矣崇禎帝命太監王文政嚴行鞠訊客氏奸諛事情客氏招出有孕之宮女八人原來客氏出入掖庭時常攜帶有孕之侍膝進宮如呂不韋李園之故事王文政將招供奏聞帝大怒命押客氏赴浣衣局打死其侯國興並忠賢之子魏良卿俱斬首追復太監王安官爵賜祭葬立祠戶部員外郎王守履奏忠賢逆黨文臣崔呈秀田喜吳淳李龍倪文煥爲五虎武臣田爾耕許顯純孫天鶴楊寰崔應元爲五彪帝命磔忠賢尸于黃河間斬崔呈秀於蘇州戮客氏盡誅其黨許顯純等以快天下之心彼時忠賢一除有附忠賢者莫不暗懷鬼胎恐有禍及立即改更于是客魏之黨盡絕內外庶可清淨矣正是

朝內奸邪若得滅

田中稔穉不須擾

後事如何下文再說

第三百十五回 存命犯和尚救英雄 除魃怪芝龍得龜寶

却說是時羣盜四起天啓七年六月海寇鄭芝龍等亂閩中銅山等處崇禎五年六月兵部議招安芝龍九月降于巡撫熊文傑芝龍本福州泉州府石井司人先泉州洛陽江有一孽龍在江中興波作浪翻覆行舟至唐末閩王王審知創造石橋觀音太士化作美人與人鄉銀捨助橋工費用因見有孽龍在江作祟遂將其收壓洛陽橋石盾之下至宋代橋圯復出又擾害江船蔡瑞明公襄之母歸寧過洛陽橋江渡孽龍揚拂浪翻舟將覆半空中有神喝曰狀元母在舟中孽龍不得放肆刻卽波平浪靜通船有數十人皆男惟蔡公之母一女時蔡公在母懷孕始能庇及通船人皆感之太夫人至母家卽到開元寺大士殿告許育子果貴應作橋梁以濟行人求救孽龍以安商旅行舟禱之觀音遂收孽龍壓于開元寺東塔座下自此洛陽江安靜那龍銅禁在浮屠至明末萬歷間化作一氣如絲由塔縫撥出逃去護塔神追其氣飛入人家投胎托生塔神回報于觀音觀音以旣托生便罷但靜極作動五百年後皆一動作只是造孽又貪富貴難免身首異處矣那孽龍遁至泉州

府南安縣石井司地方鄭紹祖家托生紹祖妻是夜夢一黃龍飛投入懷遂生一男異之取名芝龍後又生二男名芝虎芝豹迨後紹祖同妻先後病終芝龍三兄弟不事生業惟賭博爲務在前之賭尙樗蒲樗蒲者擲骰也至明末始有葉子戲葉子戲卽今門紙牌也曰闖曰清曰滿曰順皆明運將末之識也一日芝龍三兄弟因賭打死三人三兄弟皆自奔逃其芝龍走至同安縣身無分文飢甚投一古寺求食誰知那當家和尙原是泉州府書吏因得贓賣法逃出削髮爲僧在此寺內主持認得故友之子問其來由芝龍只說落魄無依欲往外海謀生遂留款三日突有軍差來搜芝龍三兄弟等逃兇和尙始知其因念當年賣法時若無乃父鄭紹祖在府爲書吏知覺通信令逃又從中彌縫沉壓不然命早休矣遂將芝龍存匿地以下軍差入寺搜訖惟後一樓關鎖卽令和尙兩鎖軍差同登樓上因灰塵障蔓問故和尙答出鬼故長鎖人不敢住諸軍差笑曰鬼惟嚇汝和尙安敢嚇我們若出來擊踐作鬼誓可來打掃潔淨今夜就此開鋪于是打掃開鋪是夜只有四個胆大的在樓上睡那四個胆小的走去佛堂長椅上睡樓上四個一個未睡到更深見樓後連遍滾出或圓或扁或大或小一齊滾上床來壓于四人身上那未睡的見怪欲叫喊誰知怪未至怪風先至口喊不出聲脚手都持不起被壓人卽迷去至天明那外睡四人見樓上無聲喊叫這時候還不起來任喊無答卽一齊上樓見四個尙睡搖之不動共看個個痰塞喉鳴身硬肉冷如死一般知是被鬼壓迷趕煎姜湯灌之遂同漸漸回醒起來那四個笑說昨夜罵我驚鬼今何被鬼迷遂問被迷情形三人答睡不知一人眼見的說一見壓便迷不知人坐了許久精神皆定因同說我以和尙說嚇我們誰知是真利害今嘗過樓門還他關鎖我們下去自此軍差脚跡不敢踐上樓可憐芝龍存在地板下一晝夜和尙俟至軍差去了捧飯揭起地板叫出來食飯那時芝龍一半餓一半屈至麻木那裡能動和尙同齋工漫漫扶出食了茶飯和尙便將軍差在此偵緝並昨夜在樓上被鬼迷今不敢上樓等情告知芝龍曰寧可與他拏去今不躲于地板下受活罪只求帶我由後門出逃和尙曰此寺無後門如出去如魚投網芝龍曰走又走不得躲又躲不得莫若去樓上昨宵軍差已驚不敢上我上去

舒暢舒暢沒食亦快活和尚說那鬼利害比軍差十倍芝龍曰鬼到不怕和尚阻之不得遂付與一齋棍護身芝龍上樓是夜秉燭不睡執棍坐于床上將更靜見一怪圓而扁滿身似眼滾至床前芝龍審視了指曰我知汝是米篩鬼那怪卽倒地不動芝龍進前看之果然是米篩卽敲數棍馮于樓邊須臾又跳出一怪渾身綳紫一脚跳至芝龍又指曰我知汝是掃帚鬼那怪卽倒地看之果然掃帚亦打數棍須臾又一怪至形如冬瓜芝龍唱曰我已知汝是燈籠鬼那怪卽形出燈籠倒地亦將他打扁須臾又出一怪高而瘦一脚能大能小芝龍又指曰汝是雨傘鬼那鬼被說破亦倒地連打數棍許久又至一怪高只三尺頭尖算仰目圓渾身帶綠惟鬚眉皓白實不知何怪因其老極混指曰我亦知汝乃千年不死的老烏龜那怪忽跳下曰旣蒙識破求侯爺勿打容說此乃芝龍混指之誰知果是龜精芝龍見其求饒之不打問之汝乃何方烏龜敢與諸魅鬼在此害人從實說來那精曰小老乃古佛臟中小龜在臟已有五百餘年因古佛殘毀無所歸依遂潛潭中又歷五百年潛修共計千年始能變人從無傷生亦有救難扶危因此有數個魅鬼害人常來探救昨夜四個被其壓迷小老若不來斥逐任其壓迷至天明氣血一枯竭豈能復活也求侯爺察情芝龍喝曰此乃捏飾之詞明是一伙妖精在此害人有不盡除之理那四怪無肉只可焚燒惟汝有肉拏來烹食說了欲打殺之精又懇曰亦是無肉如肯饒恕有寶獻酬芝龍以懇求哀切又問曰汝既有千年道行怎不施法如此懇求其虛一也既有寶至此地步何不自來護身保命反來倒戈求人其虛二也我乃逃罪之人求爲平民不得汝稱我爲侯爺其虛三也可將此虛謬辨得清楚我受寶饒汝性命那精曰尙收寶不饒命奈何芝龍曰如受寶不饒汝命必爲無頭之鬼那精便曰雖有道術奈貴人之華光燦爛施之不行非謬一也有寶能避水火不能避貴人之威非謬二也不知貴人犯罪不犯罪惟見神采迥異將來位必極品若再存忠怨不止封侯非謬三也芝龍聞此解暗喜曰旣如是有甚寶可獻出那精卽將一物遞芝龍一看乃一大錢大之龜仔訝曰我道什麼異原來乃汝同類烏龜仔要用此何爲說能擲于地其龜仔卽爬上芝龍脚上直擲人大腿芝龍伸手掠之不落任撮不離亦

變爲腿肉相連再插卽見痛驚問之那精曰此寶乃小老之孫枝緊貼脅下今移與侯爺腿間入水如履平地遇火燒不及身侯爺至大貴時勿忘贈寶之情也芝龍喜曰如能大貴有敢忘之理那精亦喜曰若不相忘必去觀光觀光芝龍聞此語因思將來貴顯時他必去投我是人樣猶可三分不像人七分就是鬼接待之必被人訊笑交于非類若不認斥逐之他必在外揚說我當時逃罪贈寶之事更被人恥笑不若將其結果以絕後醜思定卽騙之曰後如果大貴自當後贈天將明且退去罷那精卽轉身退去芝龍棍卽舉向背後照頭盡力敲下那精卽現出原形頭碎壳裂死矣正是

今夜杖頭不饒怒 他年刀下果難逃

欲知龜精死後如何再看下回分說

第三百十六回 娶王女仙鯉投胎孕 秉節鉞倭國還英兒

却說鄭芝龍打死龜精看之大如臉盆輕如薄紙重不及成兩異之時天已大明和尚恐芝龍亦被鬼迷同齋工上樓探之二人上梯至樓門不敢上去和尚站前只伸出一光頭望之齋工是個鬍子立後低些仰面張口往上望之芝龍見之以是怪指那光頭曰我亦認汝是肌巴鬼指鬍嘴曰我亦認汝是驢屎鬼舉棒將打下和尚急喊曰是和尙不是鬼齋工亦喊曰皆不是鬼勿打芝龍看真丟棍笑曰造化喊得快如遲些打光頭鬍嘴腦出齒落二人遂上樓間有鬼否芝龍指曰無鬼只有怪一總收在此和尚看乃破米篩掃帚燈籠破傘同在樓角又見一大龜殼愕而問曰棄物亦同作怪那烏龜亦能成精卽問收怪之情形芝龍卽說知惟不言與龜對言受寶之事和尚撥看那殘物皆有血出罵曰不知拽多少人之氣血亦有今日遇着鍾旭也又撥龜殼看其輕如紙訝曰此不是千歲龜今日亦遭劫也芝龍問其怎知其有千歲和尚曰千歲之蛇斷而復續千歲之龜延上荷葉不歆今此大龜不及兩其千歲可知矣芝龍曰既有千歲不死然何受不得一根和尚曰凡妖精

至五百年應遭劫如能免再至一劫五百年不免亦是天數也芝龍服其論卽全齋工將五怪拖下樓去悄悄焚滅樓中自此安靜誰知芝龍得龜寶之後渾身發癢欲去水中洗澡寺外便有河那日軍差出去巡緝便出去洗水裡水不能入窺呼吸如常眼倍光明能視千里如魚在水卽欲遁去適和尚趕出招喊曰快進去恐軍差遇着芝龍伸頭出口承情言之難盡卽水裡去和尚再喊便沉而不見以生死聽之亦自回寺芝龍得龜寶行水更捷于行陸竟逃至泉州廈門港適有將往日本國便船芝龍卽投上船爲水手船至日本國芝龍投入鄉親棧行中托尋頭路因此從未出游那日開有王孫生得極好出來游玩芝龍卽趕去看詎該處港中有鱷魚形似肚說尾有倒鈎偵有人在江邊經過卽搶上岸以尾鈎落水食之地方官難以除滅是日王孫游至江邊被鱷魚鈎落水中適芝龍亦至跟前忿怒跳入水搶奪王孫出水幸救得快尙未致命芝龍取雙刀入水殺死鱷魚拖上岸重有數百斤衆共喝采隨去報王王見芝龍人品魁梧又救王孫除鱷之功遂以女妻之拜爲駙馬都尉就于內宮與王女成親未及年餘王女便有孕王夫人大喜借與一面水晶太極八卦之項牌挂胸前以避邪蓋此牌乃上代輪流相傳正宮王夫人寶卽前王妃出獵金鯉投此水晶牌內相傳六百餘年王女借掛此牌孕至十四個月尙未分娩誰知芝龍不改舊性依然嗜賭常與王孫公子賭博所有王女賠嫁之資一切皆被賭輸空空便覬覦項牌王女以此寶正宮相傳若無去命亦休矣芝龍聞此便怒曰汝說是寶我說是瓦今就擲碎看命會休不會卽脫下擲于地响一聲牌分兩片忽見腹中之金鯉飛出投入女懷女王卽刻腹痛產下一男芝龍拾着擲破之水晶牌小金鯉無矣知是投胎生此子喜甚將牌收存懷中其子遂名鄭森號大木芝龍將破牌與水晶器之匠修整完中間作一小金鯉并無痕跡遂送還王夫人并無一知真鯉已去假鯉還之王夫人見外孫骨格非常甚愛惜之唯芝龍在外濫賭倭王察知女之服飾皆空怒令內侍去賭坊喚之不回猶把內侍毆打重傷王愈怒命衛兵去拏賭伙究治芝龍又拒捕殺死衛兵幾人便遁入水裡潛出大海伸頭出望見一船思搭之而去望船上好似芝虎豹隨至船邊喊之果是上船問之芝虎同芝豹

說走逃在鄉人陳衷紀盜船內存匿因聞大哥在倭國來尋訪泊此數日不取進港不知大哥何故狼狽至此芝龍遂將濫賭拒捕殺死衛兵由水逃走之事故知芝虎曰既皆無家可歸同去人夥爲盜且看將來機會再圖別業芝龍依之便駕船回閩邢時有中國海澄人顏思齊爲首盜又有陳衷紀楊一等盜皆至思齊之門芝龍兄弟遂投之至首盜顏思齊死再欲立首衆人以決乃效王審知以劍插米中各來拜能拜劍動者乃天所授也卽插劍衆皆拜之不動芝龍一拜劍卽躍落地衆遂服之爲魁首欲尋地場遂尋至臺灣時臺灣雖荒尙有遺番居住唯愚而貪芝龍以五百兩向之租晒一担猪毛之地該番貪銀聽之芝龍遂令挑一担猪毛上岸將毛搓作線自海邊由南拉國去數十里爲界址上番以許定不敢言芝龍遂在猪毛線間搭屋舍安營下寨臺灣有內地人居自芝龍始至今小猪毛半線之地名猶在也先只佔南路後又以賄賂或向之再租再借未年餘卽延北路臺灣全爲芝龍所有諸番皆聽之約束矣衆盜首中唯陳衷紀最桀驁芝龍雖爲魁首大權仍歸之陽雖奉陰欲圖之時黨羽甚多遍行掠劫海上軍官無奈其何隨有倭盜率衆來降芝龍令倭駐守臺灣自又分據各海島因猖獗甚朝廷遂議招安以前泉州太守葉善繼識芝龍招安之芝龍因感擲石傷額不免之德率衆歸命至歸降日葉太守至城門令衆跪伏投誠芝龍同弟卽屈意乃跪下距陳衷紀劉香等大忿同喧擁芝龍兄弟而去復據海島劫閩廣之商民天啓六年船聚漳浦白福洋面撫鎮朱一憑遣官兵擊之不能勝芝龍隨攻廈門督帥俞咨臬與戰而敗廈門人開門迎芝龍進城遂据泉州太守王取遣人招安芝龍早有歸順意惟哀紀劉香不從至崇禎元年九月芝龍邀哀紀劉香飲酒于廈門伏兵俟之劉香知風走逃只殺哀紀遂率衆降于督帥熊文燦芝龍既投順將臺灣倭守自此臺灣屬于倭矣崇禎三年芝龍奉命平廣盜征生黎屢着勞績未幾劉香勾引賀藍來犯廈門巡撫鄒繼堯拜芝龍爲將勦之芝龍招募龍溪人郭在功率善水者十餘人半夜臭水潛至賀藍各船尾放火衆船大亂芝龍率兵攻殺生擒賀藍五十餘人劉香駕船逃走芝虎迫及斬却劉香芝虎亦自沒於海矣芝龍官至都督威名大振子鄭森任倭已七歲前已托使致書謝罪

於倭王只求還子倭王不還茲爲都督又遣人費金幣並圖畫芝龍爲都督秉節鉞軍威權赫之狀送至倭王倭王亦稍憚之遂受金幣送還其子鄭森旣歸風儀整秀有大志每向東望母流涕讀書敏捷先生于觀光一見謂其父曰此兒英相非常人所及也十五歲補子弟員試金陵有術士相之驚而訝曰此奇男子骨相不凡非科甲中人也正是

初成氣宇便王者

未出鬚眉已丈夫

請看下文如何分說

第三百十七回

見華光曹封生貴子

捷對句麟官入書堂

却說洪塘地方有一曹封家門前開張酒米店娶妻林氏琴瑟和諧未有男女那夜持燈出門討帳夜半回至江邊燈火被風吹滅黑暗難行見河壩船中有火認是王五漁船便喊王五借火連叫數聲無應曹封抬起石塊擲之王五驚覺問何人擲船曹封在岸頭上答我乃酒米店曹某因燈火被風吹滅見汝船中有光連叫數十聲不應故擲之王五聞知卽起燈火上岸謂曰實俱睡著不知勿怪曹封遂有火歸次早王五來店賒酒米曹封責其昨夜分明見汝船中火光喊汝借火詐睡不答是何道理王五曰船中那里有火實俱睡熟不知勿罪勿罪曹封曰我明見汝船中有火怎的強辯王五答難怪大官疑奴船中有火卽鄰船之人亦講昨夜奴船中有火發現今早來問說無他們亦不信曹封曰何如可見我無枉汝隨問這早就來量米爲肉酒答昨夜與火大官人去後拙妻又生一子所以早來曹封訝問曰是男是女答生是男曹封又問共有幾個答共有四個曹封笑說真好命答曰落在別人家便好命落在奴船中有什麼好命乞人又無人要留住又無飯養將來都會餓死曹封曰乞人怎無人要答曰曲蹄子誰肯要曹封曰我要可抱來與我爲子好麼答曰大官若肯要巴不得抱去怎說不好曹封曰旣肯好極今老酒十醇白米八斗同汝下船去看了色布再送四匹做衣裳待滿

月過來抱倩乳母撫養汝上手所欠許多賬目不要汝還米再量八斗去何如王五喜甚卽携酒米下船對妻說其妻亦喜曹封着嬰孩亦得生品貌端方十分中意回家又送與布米至滿月過抱回取乳名麟官書名學銓倩乳母養之至週歲是日家中結彩燈燒紙請客時正中午客尙未來至曹封抱麟官在店門口觀望適有一遊僧手提禪杖鉢盂立在店前觀麟官不斷曹封因問曰師父來抄化麼僧答曰不是曹封曰既非抄化因甚不去答曰因見此位小施主人品骨格非凡見貧僧至兩眼直覷不斷故緣立住未去敢問此位小施主是檀越甚人今日因甚結彩燃燈曹封曰卽是髮弟小兒今抓週故也僧曰今日抓週是去年今日出世麼答是僧聞了又相曰原來今日是小施主初度誕辰可喜可賀曹封曰師父是何寶利來的若不嫌棄辦齋奉請答自江西來齋飯前街纔食不敢打擾惟有茶可賜一杯解渴曹封答曰有便桌請坐待髮弟進取便將孩放坐于柜上空籠盂內自進內取茶僧見麟官坐籠盂中兩眼流淚使合掌向籠盂拜了四拜拭淚而去至曹封取出茶來不見和尚卽出街四望忽有對面篋梳店之伙計問曰曹二伯汝是望和尚麼正可疑那和尚因甚緣故見令郎坐在籠內便悲傷流淚向令郎拜了四拜由江邊而去曹封開了訝甚卽追問之遂追及問怎的不食茶拜小兒何故僧先不肯說因再三詰之不放不得不實說曰實不相瞞此位小施主是貧僧先師不敢說出惟一拜而已曹封曰何以知之答曰貧僧乃江西建昌開元寺之僧走了悟是也先師名月湖將圓寂時貧僧因泣說永無再會之期先師答曰還有機會貧僧問再會在哪里處答曰明年此日午時在盂中再會言訖卽圓寂矣未幾寺被火貧僧遂雲遊不意今日到此遇見令郎定睛相覷奇而問之乃知去年今日出世却合先師圓寂之日又逢子午之時兼坐籠盂中正與先師遺囑會期處所相符始悟令郎卽先師之前身轉世也在此相會無錯故不敢明言只一拜以盡師徒之心而已言訖含淚而去因此人皆知麟官乃僧轉世也撫至六歲曹封病卒未週年隣火延及所有店貨家貲房屋一空只遺寡婦孤兒租居巷內小室將就度日學銓無力送學那日洪塘張家起建張經祠堂與工學銓亦隨羣兒拾取柴沛適張家外戚送棺來賀上樑槓中有金罇

鰲魚等物諸小兒皆擁看張家有教讀先生亦張姓因見許多拾柴沛之兒童各只六七歲惟一個甚清秀向前觀說我出一對與汝們對如何如對得叫人挑一担送汝家中免得相爭搶奪何如衆小兒不敢答惟生得清秀者答曰先生試出來對可能對否對不來不要笑對得來亦不要賞先生卽指曰就此楨中蚌來出對卽念曰

冗草縛蚌脚肘嘴

清秀的兒童笑曰學生亦將鰲對之亦說曰

粗蘆夾鰲尾傍頭

先生與張家子弟聞此兒童對恰合隨問姓名歲數住處小兒答曹姓名學銓年七歲家住後巷又問家有何人答無只慈母在堂因貧來拾柴沛又問隨那個先生讀書答曰無力從師惟等母指點一二衆皆稱爲神童先生對館東曰今先令人挑柴沛與汝帶回去可對汝母說此處張家有學堂其先生不取束修東家不取伙食錢留汝在此讀書汝母家中若缺柴米月間自有柴米幫貼今快回去說了再來回話學銓聞此卽趨前拜謝衆笑曰且慢謝不知汝母肯不肯也學銓答曰有此造就之美意怎不肯衆皆羨之曰非神童焉能答此語學銓卽帶挑柴沛之人同歸母訝問之學銓以前情告知林氏甚喜卽托鄰翁帶學銓至張家稱謝擇吉上學讀書矣正是

七歲捷才蚌對鰲

半洲就學鳳攀麟

就學如何下回分說

第三百十八回 妄報名買氏陷淑女 認假婿曹生報館東

却說曹學銓在洪塘半洲張家讀書其東家乃張都堂季子名敬和其教讀先生係東家之族兄原係老宿儒

所教乃張家之子姪並敬和之女書名冰心乳名鳳姐餘外幫學惟有徐有應同曹學銓而已學銓之伙食俱東家供給讀有一年先生出五字對與諸學生對其對句乃 雁足下傳書 諸學生學女惟有五六個能對其對乃 鹿口中啣草 一個對 蛇口中涵又 一個對 雞頭頂出血 學女冰心對 鳳口中啣詔 曹學銓對 魚腹中寄信 六個都對完了惟一個幫學徐有應未對就先生批魚寄信取元鳳啣詔取眼鹿啣草取花隨問蛇涵又雞出血怎說一答蛇伸出舌不似涵又耶一答雞豔紅烈烈不似出血耶先生答皆不通之至俱無用隨放午飯先生進去食飯出來徐有應猶未回去先生問何不去有應答對未就先生曰且回去食飯再來作有應遂回其母賈氏問故有應答曰對未作就賈氏又問先生出何對句有應即念即雁足下傳書五字賈氏自作聰明罵其子曰此對甚好對如何不會作有應即曰好對可對來看賈氏持筆寫與之乃 犬嘴中吐舌 有應看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有人代對即是趕食了飯即到學堂照寫遞上先生看了亦好笑問他怎說徐有應不能答再三問之乃言其母代對的先生亦不再問却被冰心看了俟先生不在乃笑對有應說曰汝母作媒人媽安知此文事假本事代子作對笑之不休有應至晚回家對賈氏說對得呆致在齋被冰心所笑之話告知賈氏賈氏懷恨之未及一年其子亦不讀矣那時學堂中外姓惟學銓一人餘皆張家子女其冰心年歲與學銓同庚外美內慧出世時曾與本鄉曹孝廉之子結婚後孝廉出仕帶眷赴山東知縣任所冰心在學堂讀至十餘歲便與學銓彼此愛惜背後姐弟稱呼那日學堂無人惟兩個在寫字冰心伸出手腕叫學銓寫一字爲記學銓遂抹珠筆寫一麟字于其手肚問學銓亦伸左手腕亦叫寫一字爲記冰心亦用珠筆寫一鳳字于其手腕二人俱扯袖遮掩至夜各以針醋刺永不能退留作記念也自此二人抱戀不已至十五歲時稍知廉恥不敢親近至長成分隔內外欲求時而不易也那日偵至無人冰心潛出立於門邊學銓呼之不出亦以廉恥爲重不敢遣次即寫一句詩遞與之冰心接看乃 四靈惟有鳳爲尊 即此七字冰心即續下句曰 怎及麟麒獨占元 學銓又寫上一句云 何幸鳳麟重再會 冰心又續尾句云

除非死却再還魂 學銓再接看聞有人脚聲亦心即閃入內學銓將此詩存入袖中無何北京有太監來園選取綉女入宮爲宮婢通傳各官媒令去遍處查訪有美貌者即報名註冊時賈氏已爲官媒知冰心美麗有配將其報名入冊以報其當年鄙笑之恨張敬和聞女被選有名即去遞呈訴說已配有婿懇請除名賈氏與太監說並未受聘太監即批曰如果已配可帶婿來驗看敬和欲訴說婿早外去恐駁其爲虛莫若借一人代驗以解眼前之急敬和遂往曹家商借學銓代驗肯否林氏答曰數年受恩蒙惠正無以報答借一驗訊有敢不肯之理敬和遂備兩家庚帖帶同學銓進城候驗太監見了問知姓名又問幾時聘定答五年前九歲時因在張家讀書蒙先生張炳爲媒保與館東張敬和爲婿又問可有庚帖否答有即取兩家庚帖呈驗太監驗看了謂曰女已經受聘准除冰心之名可也張敬和同學銓叩謝而歸學銓回家趕將庚帖送還刻不敢留張家感之學銓自此脚跡不敢踏至學堂正是 在早已經虛變實 而今更怕假成真 後事如何下文接明

第三百十九回

徐賈氏誣賍害弱生

林友蘭設計毒惡婦

却說賈氏將害張家冰心爲宮婢被曹學銓爲假婿救免賈氏遂懷恨學銓又欲圖害之自古凡三姑六婆之子成器者少不成器者多其子有應年已十六常交結匪類引去嫖賭常盜母之財物賈氏獨只一子含忍之誰知所交之友內有一個爲竊賊偷坐省太監之財寶贓物贈有應一粒金戒指一玉班指一玉鈿有應不知其竊來之物將金戒指玉班指自帶在手其玉鈿一隻與其母賈氏以子交結富友有此金寶相贈榮耀之至那太監內房失盜豈得平靜即開賊單行文飭捕地方官嚴比馬快兵役限緝正賊實贓那正盜被獲到案嚴訊供盜賊現繳數件其餘或賣或當俱有主惟玉鈿玉班指金戒指再究又供出贈與有應即令馬快去拏適遇有應在路中搖搖擺擺即拏到案只繳隨身現贓問更有玉鈿供稱無贈官見三件已有二件是日忌辰不動刑令且收監明日再來追究有應方知所交皆是盜賊悔之無及在監中寄字回家問母玉鈿如在快取來

繳官免受重刑賈民接字並問明始知子所交皆是賊非富友恨之不勝次日起早進城人豎見子便哭曰玉鈿現在只是我在外說盡無數謊話今被汝墮入賊夥犯案追賊我不去死那有面見人耶母子哭說一會賈氏取一包碎銀交與有應監中使用又曰我今回去明早帶玉鈿與汝繳贖言了便出去賈氏出了西門一面行想我仔好端端的被人攀扯豈肯甘愿莫若回去亦扯一個來盤本惟最可惡是曹學銓我欲害張家女爲婢却被他假婿救免今回去將此玉鈿誣其分贓與我子一同犯案消恨思定了回至家中取出玉鈿去曹家一見林氏便罵曰汝子也受賊贓然何單拏我子追比林氏驚問奴子分何賊之贓賈氏曰有無搜之便闖其房撬開其箱籠暗將玉鈿御入箱內便喊曰此不是真贓耶將玉鈿取出奔至學堂把學銓扯住出街學銓驚問何事賈氏罵曰汝亦分受賊贓被我搜出今拖進城投首學銓曰我幾時有作賊分什麼贓賈氏獻出玉鈿與看曰此玉鈿我在汝家中箱裡搜出來的還敢說無學銓見玉鈿不知所以人衆以現有贓據皆默無言學銓被拖如猫治鼠一般拖出門外忽有一人趕至喊曰徐母且慢拖去有事不經地保豈可自投且回轉地保家打報單與汝同送至官方使得賈氏回看乃地保之子姪便住步原來此處之地保老病在床皆子姪代爲辦事此個敢來的乃地保同居之族姪名林友蘭字斯馨素慕學銓賢孝無緣得會今忽有人說賈氏帶賊贓誣攀學銓也去投首因此趕來攔之于是扯他到家中學銓哭告曰冤慘彌天小生家中那有此贓物鄉鄰共曰是不是到官纔見是非在此說亦無用又謂賈氏曰時已將暮就去亦不得進城且將贓物交與地保徐母且回去安歇明早來同地保報稟一總進縣萬無一失衆人皆說凡事皆經地保手同送至官那有自去若惹他不歡喜報單報汝誣良爲盜必問反坐罪賈氏因衆言只得將學銓並玉鈿交與友蘭看守訂明早一同送去賈氏遂回友蘭見賈氏已去亦令學銓回家安慰老母不須驚怕一些事都無學銓答曰今回去明早再來同進城去友蘭喝曰我叫汝回去汝怎麼又要進城學銓曰不與他進城徐母肯依屢友蘭笑曰老娼命那等得明日還怕什麼不依即管去有事都是我但當學銓猶未敢即去衆曰有人與汝擔當何用怕他學銓遂

回母正在床啼哭見子回訝問之學銓將友蘭擔當情由說了一遍母猶不放心那賈氏回家到點火之時有人擎一紙包豆粿十塊來徐家見賈氏說是監中徐有應寄來與母食說坐省公爺不要玉鈿只要母親去見他說情便放回無事此粿乃監中人送來轉寄回與母叫母放心說託其人即去賈氏思我子雖無事專學銓已送交地保明日總要扯去投首又有玉鈿送還他豈不歡喜就不要此玉鈿有甚相干賈氏想甚歡喜無事將粿當頓一氣食完關門去睡至次日早門閉不開諸鄰疑之他曾說起早去送學銓怎的只遲未起來正在可疑而友蘭亦至鄰里謂曰日已到辰他家門猶未開不知什麼緣故友蘭遂敲門敲半日並無出來開衆遂撬開進看只見賈氏七孔流血死于床上友蘭曰不知何故服毒而死莫非受了賊賊懼罪而死我等不若查看他家可還有賊否衆共說是查看箱中尚有餘賊友蘭曰我今將玉鈿亦湊此賊之內繳官方保鄰右無事衆皆言是徐家雖有親屬皆隔遠遂俱喚至聞衆口一詞只得聽之報官友蘭遂帶餘賊同鄰右前去報官縣主親至看驗果是服藥而死取親鄰各結存案有應在監中聞知母死因前日自言去死之故以母實是自死了并無別疑竟無一個知情却說學銓聞知賈氏已死母子二人心中始安惟學銓時自村度賈氏之命必是友蘭所致他曾說老娼之命等不到天明之語不是義俠致之那肯自死學銓度此果不錯蓋友蘭尚俠人皆愛之凡城中有些小事便知原來他自己賣的肉排桌早晨洪塘去城內做生意早已知賈氏進監視子所說之話皆知此回因其愛惜學銓製此毒藥糶託心腹之人假作監中遣送來于黑夜人靜時去徐家說了幾句話便走料其貪食婆必食賈氏一死不但張曹二家喜之即洪塘之人衆無不歡喜因其常入權貴衙門通線害人故也學銓在家月餘未去學堂先生又病歸家學堂堂空寂却被婢僕在內偷煮食失火至半夜發起將司馬府燒作白地張敬和只帶男女而走所有財物盡燒罄空一時未得就建各房室皆遷于外墩居住而張炳先生有年紀病至久變作老病未幾去世學銓自此不能再隨先生讀書矣只在家自讀正是

隔世欲稱一管筆

歸家再讀幾年書

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三百二十四 掛猪心林友蘭重義 題雁塔曹學銓成名

却說曹學銓自七歲起在半洲張家讀書至十六歲張家大小男女皆愛惜如親子弟奈張家忽然被火各散先生又死只得在家奉母自讀但學銓以天生聰敏文已精通怎不能入泮彼時不重文章只重勢力學銓難獲一矜缺勢力也因奉母無資日間畫數張水墨人物山水持去各鄉村賣得數分銀回來薄供薪水夜間苦讀至雞鳴過數日久雨纏綿寸步難行冷灶無烟母子二人將爲餓殍那日天明開門見門搭上一猪心原來所居之處乃禿頭巷並無人來往思此猪心從何而來母子纔飢不敢携入煮食仍挂在門搭上候人來取至夜仍挂于門外至次日開看舊猪心仍在又添一新的又不敢動第三早開門又添一個共三個猪心使疑異不勝母問曰吾兒可想出其緣故麼學銓曰此又是賊賊挂此債有人收入便來搜查前被徐家做怕了敢取之耶其母曰必不是人來陷害若是賊賊必物件那有食物如是賊賊被人食了亦無處搜獲爲娘想必是天憐汝我絕糧拽來救命未可定得學銓聞母此等開解知母饑甚遂取一個進來切煮度饑一切開內有一塊銀錢又異之便問母曰食的不算賊此銀可是賊賊廢其母曰銀錢家家有辨別不出亦不算賊賊皆天所賜若怕可剪碎用之便無妨矣學銓曰一之爲甚豈可再乎即將此塊銀取出塞于門外猪心內還之只將此猪心煮食是夜閉門讀書壁划一孔一面讀書一面雙眼向壁偵之那夜有月天晴偵至二更見有人持猪心挂門搭上便坐門前廓上聽讀書學銓急開門出來那人走不及立起學銓向視乃林友蘭忙揖之曰此猪心先不知何人所挂令人疑惑原來是恩兄挂此請問何故挂此不脫回去友蘭笑而答曰實不相瞞因聞賢弟書聲嘹亮夜間兄討數回來都在此靜聽此數天雨終不晴恐吾弟不得出門賣畫柴米必缺帶一猪心來補吾弟讀書之心竅內存一錢根供奉老母薪水明言恐棄嫌故挂于門與收誰知賢弟清介連掛三夜仍在

今夜又送至看只收一個仍不收銀雖棄嫌不收夜夜總要送來不覺今夜被弟撞着勿怪學銓聞了下禮拜謝友蘭急轉身含笑跪走學銓思既去亦不追之即述與其母知之其母曰天下那討有此好人前日救攀纏之恩未報今又來如此照顧將來吾兒有好處必重報之今既知了來歷可收取之無妨學銓遂盡取入自此每夜都有豬心挂門內皆塞銀學銓得此周濟使脚不出門惟埋頭苦讀過有年餘那友蘭豬心與銀共計不少原來友蘭年纔二十四歲惟有老母未娶妻房與族叔地保同居並無田產惟自己宰豬排肉桌生理慕學銓青年賢孝捨命衛之因思科考之期將屆欲與用度始得進學若進了學從中再代之周旋中舉中進士方完全美可不負我一生之義俠也又思此言須對他說明可使他盡心苦讀免有家計夾雜不得專心于書中遂待至夜靜又帶豬心挂門學銓開門出來遇見即進入室友蘭先說囑其專心讀書考試所有外事愚兄代汝周旋學銓稱謝不已友蘭遂辭去自此不較避時常往來代料理未幾學銓進懷安縣學連捷中鄉舉因欲上京會試老母無人奉伺友蘭又代爲娶一淑女爲偶奉母即治裝進京中萬歷乙未進士由吏部主事欽命分巡廣西監察御史因征寇有功即授廣西參議副使年方二十餘歲官至正一品古今罕有參議副使即今之布政司也其母與妻早接去隨任矣正是

十年苦讀志無墜 一舉成名官驟高

下文如何後回接說

第三百二十一回 有應引翅虎奪張女 友蘭殺二友救冰心

却說曹學銓去廣西爲布政使司之時再說賈氏之子徐有應禁在候官監賊既出研究實是贈來并非同儉案結正犯發遣充軍有應枷責至限滿釋放歸家因鄉隣側目視之遂將住屋變賣投在隣鄉瓦墀鄉一鄉宦家爲奴此鄉宦姓陳名恭在朝堂爲大臣其子名天熾人皆呼爲添翅虎平時皆藉父勢橫行無忌又投拜

坐省太監門下爲誼子如虎添翼選人而食茲又徐有應爲牙更作惡愈甚因妻死欲再擇娶問有應可知何處有美的有應答曰美的多總不如洪塘半洲張敬和之女冰心鳥中之鳳也又問曰已聞此女美甚前欲選作宮娥因已與曹家結姻故不選怎的猶在家未嫁耶有應將假借之情由告知友問怎知是假借又答曰他之元配在山東早有信來報死了曹學銓自娶其妻帶去上任張冰心年已二十六歲了因元配已死假借又去故尙在母家也又問曰何不再嫁擇婿怕沒有耶又答曰無數好人家來聘冰心以元配已死不嫁父母亦無奈其何又問曰汝果知其美否又答奴婢年幼時與此女同學讀書怎不知耶不但貌美文才更佳可謂才貌雙全只不肯再嫁無法添翼虎曰別人無法娶之惟我有法娶之于是添翼虎卽備辦彩禮聘金婚書及葷槓等件遣人押送去半洲張家時張家屋已重建突見有人空禮槓至敬和訝問媒人答瓦埕天熾陳公子命來聘娶令千金冰心爲繼室某日迎娶日單井夾婚書內敬和再問時媒人并抬槓人等將槓放下皆跑去了張敬和卽令人僱人將原槓抬去自隨後去辭他誰知添翼虎預撥有人埋伏在于洋中等候見其抬槓來盡行截搶物件只餘空槓不要敬和人寡不敵衆只拾回空槓敬和見其奇異揣其事情頗知添翼虎設此圈套卽使人去陳家辭婚添翼虎答以旣辭不結婚其婚書彩禮聘金何不送還耶敬和答以送至半途被人盡搶去必是公子使令設此圈套也添翼虎答曰我自送去之禮那有自搶可之理明係聘禮又收去捏言搶去要再圖賴今旣不還婚書聘禮可預備吉期一到就要迎娶言訖令家人逐來人回去來人回話張敬和知其橫惡亦懼與妻女說知欲將就以女嫁之冰心寧死不肯嫁與好意欲去自盡家中人緊妨不離添翼虎送的日子單只寫十日內來迎娶誰知其卽于本日選撥壯年家丁并匪類五十餘人俟夜便去搶奪冰心那陳家備辦此事早有人知此風聲有二三家良善的聞之大忿有數人聚集一處評論添翼虎橫惡不堪適遇林友蘭挑肉担經過數人遂停而不言友蘭笑問曰汝數人評論甚事見我來卽不言莫非要謀友麼一人答曰到不是謀反只有老虎要下山來食人評論無能禦之汝可能禦之乎友蘭笑問曰我怎能禦之今就去捉來宰與

汝們看衆曰虎是虎這虎還有翅汝來捉先被他抓吞入腹去其友蘭便知覺低聲問曰莫又是添翅虎要搶人家子女否衆曰既曉得不須言快去友蘭遂扯一人相好的在背地問之便知今夜去搶張冰心之情由問明了不言挑起肉担便去衆笑曰肉担要小心莫被人挑去友蘭答曰要送肉乞老虎食原來友蘭盡力代學銓斡旋至中進士出缺作官搬母妻上任時欲請友蘭同去友蘭要在家奉母不去家中所有餘囊盡代學銓動用空空在外挪借的經學銓陸續寄回還人母已死了只子然一身迨至學銓在廣西再寄銀亦只敷還欠人外所餘無多其人好公義濟人餘有多則完後無宰猪只去別人分肉挑賣又搬在山邊一人獨居是日間了明白回到自己家中添翅虎是夜必起人去半洲搶冰心想那冰心乃吾弟學銓逞力代驗保全免入深宮作婢自己被賈氏挾怨誣報我若不救之命早休矣今冰心又被狗子徐有應買好陳天熾今夜起人去搶若被搶去豈肯從順勢必自盡把吾弟之前功盡沒我今既子然一身無碍何不救他思了一會將家中雜物收些身邊存好碎銀把門鎖緊腰插二把猪刀天暮時伏于江邊空洋等之暗想天熾約有四五十人吾一個安能抵之徒費心力必須如此如此方好先說添翅虎率帶有應並惡僕等二更時候到半洲張敬和家敲門內問是誰外客來會贖田畝內門一開卽擁入有應帶入內房把冰心扛抬入小轎內添翅虎把住轎門有應護住轎等蜂擁而去蓋張家人丁無多怎當得如狼似虎眼睜睜聽他搶去四五十人護一頂小轎如蟻扛蠅一般至半路聞有一人在旁曰張家亦起有人後追起來快將轎先抬去衆人留在後與之抵禦方不至又被搶回添翅虎聞了不知何人卽答是令人衆押後慢行抵當自與有應扛轎二人先行冰心在轎內喊叫連天至空洋友蘭突出先將添翅虎一刀撇死有應將走被趕上亦一刀了事抬轎二人驚得將轎放下欲走友蘭謂曰與汝二人無干亦回走報與橫惡陳家說一虎一狗是洪嘯林友蘭報不平截殺救回張家女送還張家是我一人不可扳扯別人轎夫一面聽一面跑走友蘭揭起轎門向冰心曰小姊不須怕某乃是曹學銓誼兄弟林友蘭來救小姊回去今卽下轎來負去冰心聞是學銓之誼兄弟無奈亦與之背去由小路飛奔而走到

半洲張家門首放下敲門二人進內張敬和見是友蘭送女回來驚問緣故友蘭曰我林友蘭專報不平聞那惡虎來搶令愛持刀趕至殺死陳天熾助惡徐有應二賊子將令愛奪回有罪都是我一人承當官府持問可說令愛自奔回來勿說是送來其命案便與張家無干矣友蘭說了便身而去張家此時又驚又喜將女收入內室其父母遂怨女假貞潔不肯再嫁留在家中致有此橫禍原來張敬和已接山東信報說元配已死聽女別配遂有無數奸人家來結姻女以既再二那有再三之理父母問何說再二女答曰當官驗過曹學銓豈不是再二耶父母曰此乃假借何會是真况學銓已娶了與汝何干女答曰此再二鄉隣皆知彼再娶可以再嫁則不可父母因女執意亦無可奈何遂作老女養到終身今招出此禍如何不怨恨冰心知父母忿恨不了總思自不死父母難免無事若死了則父母便催得干淨可無事故思定之暗寫一張字內說自己去投江免累父母官若問自女被搶去并不知路上何人截殺二命女亦無回聞身尸在于江中可保無事等語壓在桌上俟到天將亮潛至江邊脫鞋丟于岸上遂跳于水是時岸上無人惟江邊喚船仔有人皆見一女子自投于江張家天明尋女不見見案上有字始知即趕至江邊查問船中人皆說五更時有一女自投于水不知尸流何處人即在岸上見着鞋在即拾回去其父母以女已死亦想可推得不知殺人之情却原來林友蘭伏在路旁偵其率衆前去便遠遠隨在半途待之搶回即假作來報之人在後喊說張家亦起人衆趕來快將轎先扛回留人在後抵禦將人衆調離悄悄再伏于原路出其不意先刺倒添翅虎與徐有應負女由小路奔張家至大衆漫漫後至二人已被殺死不知何人所殺即趕回陳家至轎夫回報始知係被林友蘭截殺矣正是

去奪果如添翅虎 回來便作出攔豬

欲知陳張兩家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說

第三百二十二 訪惡跡友蘭得脫罪 投契友學銓羨俠心

却說陳宦家聞報天熾去搶親路上被林友蘭截殺並家僕徐有應一齊殺死女未奪回陳家即指名控告張敬和主使林友蘭攔途截殺二命奪回受聘之女本縣主卽至看驗二尸喚失報地保該半洲地保推屬瓦壘街地界各推分界縣主先將二保并責令同拏兇手誰知兇手林友蘭門鎖人已無踪左右并無隣居乃拏張敬和問訊敬和俱訴女被搶去不知路上何人截殺女亦投江而死無回縣主又喚至二墩鄉隣細查皆着果是陳家強奪張家之女被林友蘭路見不平截殺並非敬和主使官因衆口一詞難辦張家之罪遂將實情詳上上司及坐省太監各衙門皆批如詳飭緝逃兇惟太監不依要辦同謀主事之人各鄉皆不忍卽同會議前來坐省衙門疊呈控告添翅虎卽陳天熾搶奪民家子女或已致命橫惡極至各衙門被威勢嚇制皆不准控今橫惡已死會同簽控泣懇斷還子女以伸怨等情太監收閱自語曰咱的誼少爺敢爲此不法之事卽遣親信家丁查察虛實家丁密探回報說實而無虛太監大怒卽將呈批府訊辦太守喚至添翅虎家人嚴究皆供招實有是事各子女或從順家中爲妾或不從俱害致命尸埋後山等口供太守卽委員押諸家人去認帶十幾個子女并開驗過致命人塘之骸回報太守卽具文回覆太監以正犯既被殺可抵償之罪惟將從惡衆惡僕分別枷責示衆現存之子女令其親屬領回已死之尸亦着各屬起回另葬仍令陳家罰出各主收埋之銀此案亦不奏朝廷只外結仍令地方官嚴緝逃兇寫一密書寄與乃父知之陳恭見書大驚卽密送重貨與太監酬謝並遣家人將眷屬盡搬上京其張家能得無事惟悲女尸首被漂無着那各鄉之男女無不感激林友蘭義俠除害且說是夜友蘭將遠遁因用力過度肚痛寸步難行在于路旁歇息肚痛不止許久見對面是妙峯寺內有和尚頭素與相好勉強上山敲門入寺和尚頭一見友蘭渾身是血笑問是宰猪的友蘭答以殺人的因肚痛來此暫歇略好些卽去汝不要怕吾怎肯累汝出家人和尚謂曰如果殺人平素相好就帶累亦說不得到底是真殺人麼答不真豈假又問殺何人因何事故友蘭將截殺添翅虎之事情說了一遍和尚亦不怕猶贊曰此惡人官都無奈其何吾君能除之不亞關公重生智深再世今不必遠走只在此存躲永古搜

不出友蘭那時肚痛未愈只得隨和尚入于後山樓上供給柴米與之自炊其處有公差查拏諸隣里皆說他不去遠只在近處與汝來拏差人等只搜遠不搜近友蘭在寺躲至三個月並無人知苦主又上京並無對頭官軍皆知仗義除惡人人皆喜卽遇着亦閉目與過那肯出力久而冷之卽有數人得知悄悄入寺內與友蘭談叙友蘭至此方知張家之女旣救送到家又自去投江而死以保乃父無事不勝嘆惜或又說略聞有人說遇救得生去廣西投故齊友又轉一世矣友蘭問那個是他傷齊友衆說是曹學銓作廣西布司友蘭聞學銓接口曰原來是他衆問識之否友蘭說乃誼兄弟衆共曰既是相好今快去投之衆議卽去代他願船此一日內同送下船并鳩盤錢使大家齊放心友蘭與衆道謝衆約是夜回來送行至二更時共有七八人帶友蘭下船各散去友蘭登舟至五更卽開船到了廣西省城訪問布司果是閩人曹學銓兼署巡撫部院印篆大喜至頭門報說有同鄉人林斯鑿來投門官卽報進學銓聞報卽到排列儀仗穿帶官服傳開大門接見牽手進于花廳禮畢卽令設宴看待自己執壺友蘭道了喜便請先拜伯母再上席其母聞是子之恩人到此大喜自出來命學銓先拜謝從前搭球提拔之恩友蘭辭不敢當只得對拜卽請學銓脫了公服與其母請了安亦拜過略談寒暄其母退進對席惟二人學銓先問一向事情友蘭將截殺之事並母已故前後事訴了一遍學銓嘆氣曰此等義俠惟大哥能爲之再尋無第二個矣亦將自己別後爲州官及征流寇升爲布政使司亦細說一遍矣正是

兄寧破產因仗義 弟說升官爲出征
後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說

第三百二十三回 巧遇鳳麟冰心遂願 代兄捐娶學銓報恩

却說林友蘭說了別後之事曹學銓亦說別後之情說明詳細又說今續娶一弟婦大哥見了卽認得友蘭曰

怎識得此處之人同進內廳學銓說福州大伯來請夫人相見了幾進內須臾請出友蘭一見訝曰不是洪塘張家之千金麼夫人亦訝曰此是林友蘭伯伯救奴之恩人麼伯伯可知奴父親被累如何友蘭答曰經各鄉保無事矣學銓曰現且請出飲酒漫漫與大哥說知情由友蘭曰正要說明遂同至書房同對飲學銓曰古語有云有緣千里能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真不虛也弟原配已過去三年昨有同年李某浙江人由知府升雲南學道帶眷上任由此經過聞弟尚未續聘他說自有一女才貌雙全正要擇配若不棄奉送續結弟即應承誰知他次日即送來他俟事妥即開船而走是日揭蓋合昏見面說與張家女亦心無異不敢問那女兒亦晚不斷亦不敢問是夜將寢他先問弟曰老爺是洪塘曹麟官麼弟聞其聲亦熟亦問小姊莫是半洲張鳳姊麼他答是弟扯其右手肚刺有麟字他亦扯弟手肚看亦有刺鳳字彼此便大喜弟問他怎的與李家爲女情由他泣訴因遭惡搶至半途遇大哥截殺二惡負送回家恐因苦主告父兄主使自去尋死則無賊據可免無事自蒙天地造設一投江即有破帆浮上將他托起流出大江住于李學道船旁船中人見未死即救上船姜湯灌之灌醒問知情由原來此學道乃張都堂之門生欲送還張家他言若回家則父兄有累欲再投水死方休李學道遂留爲誼女船往廣西省弟往拜知弟失偶把他許配他原不再嫁矢志不嫁今在誼父處不敢說出只問何等人民他誼父答福州人曹姓現任布政司他聽錯姓陶無法自暗存小刀至夜欲自刎詎一進衙揭蓋便認得是弟始覺乃曹非陶也便不思自盡問兩相歡喜和諧此一段奇緣大哥想奇乎不奇友蘭聽了口不住稱奇逢今再問弟婦矢志不嫁何以又嫁與弟學銓曰他以當堂承認原配即原嫁之又問怎知弟婦手肚有字兩相驗看辨真假耶學銓笑曰此事與大哥言之如別人怎敢說出因早年十二三歲時同在張家學堂讀書彼此相愛如親姊弟把乳名兩相寫出以爲後來銘記至十四五歲後各離不見故昨初見齊駭看此字在否友蘭笑曰誠天註定良緣若死亦難遂其愿也學銓曰他與弟誠再世奇逢也取出前日之七絕聯句與友蘭看乃是

四靈惟有鳳爲尊 學銓

怎及麒麟獨占元 冰心

何日鳳麟重再會 學銓

除非死却又還魂 冰心

友蘭看了不禁拍案稱奇曰原來早年已作有死却再還魂之詩識天怎不憐憫之學銓曰此亦是大哥於虎口奪出以成就此再世姻緣弟若無大哥持杖扶持那有今日弟之夫婦皆大哥之造就也友蘭說彼時乃屬手足不敢居以爲功言訖學銓勸飲三杯至更深席散安歇友蘭不覺在衙無事日惟飲酒游玩有三個月餘那日因有人去京回來學銓與友蘭曰今先與大哥先娶了嫂可帶眷浙江作官友蘭訝曰今還娶什麼妻學銓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那有不娶之理學銓言訖友蘭又問曰弟又說作什麼官愚兄一字不識學銓曰文官不做武官做得麼浙江寧波都司缺甚好又在隣省弟在此亦無久將來都會得着大哥前日始到此弟即遣人去京報寧波都司缺出遂領部劄帶回今日哥到是五品官也昨日又聘定一女因想要娶一才貌雙全又要本地實在大難誰知天從人愿有一外縣來參見名張敬中弟問其鄉籍答候官洪塘人再細查乃弟舊館東之胞兄卽留之叙飲弟不言是他姪婿只認同鄉問他隨任屬眷多少他答帶有女年二十二歲才貌可以惟擇配難弟問故他答非本籍不配故留至今弟喜便問有故鄉好友本名林斯馨官名本杰現任浙江都司在此候劄赴任可作東床否他聞便喜適大哥出外廳指其人品與看他便應許弟卽寫庚帖并聘金他收受回去本縣昨日有信來說某日送女與大哥花燭吉期後二日恰好都司劄亦到大哥戴得紗帽蟒服拜堂友蘭大笑曰原來吾弟都不言背後作事令人辭之不得學銓笑曰明告恐大哥囉騷不受所以事作妥了始通知大哥好預備官服娶親何喜如之友蘭笑曰此等說與弟可是同門連襟那答曰妹作姆姊作孀親上加親來日赴任又會一門親呢友蘭問故學銓曰我前代大哥捐官乃寫書兵部衙門又寫一信與吏部並代衙館東又是新岳丈張敬和由監生直捐知州卽補授寧波通判文憑昨日與兄劄到俟大哥到任寫信并文憑交帶去寧波差人轉送福州與張家接受不久亦來任與之同城豈不是又會着岳叔姪婿也友蘭訝曰捐

此二門官銀花去若干答曰有銀不是此處用要向何處用友蘭嘆曰一飯餽千金人只道惟有韓信誰知又出吾弟亦此重情今要遠別可與弟言木本水源但吾弟可知親生父母是那個學銓答曰弟早亦不知至拾柴沛時有孩子罵弟曲繡婆仔便疑因此背問別人孩子方知漁船王家子爲曹家螟蛉彼時自不暇顧那顧得此事後蒙大哥提拔中了舉酒去船中認之背地有些微奉敬至中進士授職回來誰知二老早已去世暗恨不勝只得暗送些修膏之銀而已今因大哥問此故敢言之友蘭曰原來弟亦早知了今既死了便能弟可知自己何人轉世麼答不知友蘭遂將其抓週日有江西建昌開元寺僧了悟至店拜認乃其師月湖轉世之情話告之又曰吾弟在船中出世時華光燦爛正是佛家轉世學銓曰大哥不言真不知將來死還要歸還佛家快遣人去建昌開元寺重修挂匾額勿遲至次日張知縣送女至遂留在衙內第三日友蘭合登學銓始說出帶張敬中入見姪女冰心又一番奇逢會叙學銓與敬中說不可外揚免得避嫌敬中遂回去未幾升爲同知卽轉知府此後文不表友蘭既有家室遂治夫馬赴任矣正是

恩怨分明真君子 疏財仗義果丈夫

且看下回如何分說

第三百二十四回 威無度友蘭去都閩 富重義康耀還參成

再說林友蘭改名本杰自廣西起程 陸照站到浙江省撫臺衙門稟到考驗友蘭乃猛勇之人弓馬技勇一習使精考皆合式遂赴寧波上都司任事畢卽遣人交帶文憑并書信張冰心亦寄有信財物送去福州洪塘半洲張敬和家接來書信始知女投水遇救現在廣西布司爲夫人學銓念情代捐爲寧波通判寄文憑來與之赴任又得女書信并金珠等物又知林友蘭改名本杰在寧波爲都司等情一家皆喜敬和忽然間爲現任知州皆感學銓不忘舊義厚待來人給付回信送盤費與之回浙自收拾行裝不日內就到那本杰到任後衙

中書目稟說在地有一鄉紳當去拜之友蘭問那個鄉紳拜之作甚書目答是貢生名康耀財有百萬交結甚廣各官都與相好以爲靠山友蘭怒曰人要靠山惟我不要我去拜他還早書目不敢再言數日過衙內酬神演戲未上抬有十三四歲孩童在臺上跳舞友蘭令逐之去不去即令人捉之喝令班役執棍按地責打之打了五棍將放因孩童喝曰可看家主情而友蘭問是誰孩童答東街康相公班役回即貢生也友蘭喝曰汝主別人怕惟我不怕若說是他再行打五棍放之原來是康耀之小奴啼哭而回康耀見而問之答去都司衙內看戲被其責打康耀曰愛賤作打得好怎不說是我家人如說便不至小奴答曰說相公分上他便罵人怕我不怕又打五棍康耀聞此大怒曰此本杰武夫不識泰山怪道莫來拜汝說不怕且試手段與汝看即寫書遣人送至兵部令搜尋事斥革新任寧波都司本杰該兵部以本杰未來部投考引見即赴任應行斥革詎友蘭到任未兩月部文行浙卽革職爲民此時方知是康耀弄怪始信一貢生威權過于卿相悔之不及新任僅促離任出城歸籍盤費不敷沒奈何只得將自己衣服與妻首飾變賣僱夫馬出城思歸家不得要再去廣西水遠山遙在路上計無所出總行一日滴遇張敬和帶傘來上任盤問怎的回籍緣故友蘭將得罪鄉紳地頭神情事訴說一遍敬和曰弟未到省先聞知康貢生財能通神無官不交結今不必回去可隨弟同至知州任內相和事務那轎內何人友蘭說卽是令姪女又將敬中結親之事說知敬和大喜曰原來救女之恩公今又爲三氏門中肯那討有此湊巧快做店先來會叙明日再行彼此女奔皆進旅店會着皆喜敬和曰今既至親卽在任長住可也至次日同入寧波城內友蘭坐轎進衙無人得知去而又來敬和到太守衙內報到卽去上通判任次日卽去拜康耀隔日康耀亦來回拜未數日請酒敬和赴席了次日回請康耀至衙門飲叙中間彼此恨相見之晚卽日又留夜飲談說敬和曰弟有一姪婿在此爲都司未兩月奉部文斥革所有家資盡行出捐盡空如洗歸籍無盤費必爲乞丐矣康耀聞了訝曰原來都司本杰是兄臺令姪婿知是怎敢可惜已回籍矣如在此可代之拂回不難敬和故意問之因何事致革康耀曰實不相瞞令親在此爲官看弟不在眼

上小价因在他衙門作吵應該責之惟不應說出弟之名字更倍打之故弟亦然寫信與部尋革之是實不知是兄之姪婿祈勿見怪敬和曰舍親有眼不識泰山革之不錯怎敢怪兄只是窮困難歸可憐之矣康耀曰去幾天可遣人去趕他回頭敬和曰他只行至半路遇弟帶回現在衙內康耀曰既在貴衙好極快請出來與弟告罪敬和准內與友蘭說知要同出去相見友蘭曰他乃魏黨怎肯去見他而况又是仇家背下氣求他敬和曰他說與姑爺請罪并不是我去求他他曾罵魏大監害人亂國恨不得牛啖其肉可知不是魏黨去見何妨再三勸之友蘭始出康耀一見面即先行禮告罪友蘭還禮同登席飲叙次日家人執帖來請經催數次友蘭與敬和同往是日請城中文武官共十六位一進其屋見華麗如皇宮數之不盡客到齊先上點心以金匙挑之其味甚美寧波府笑問味極佳只是不敷可再賜一甌康耀答有即令家人再取衆官食了不知何物太守答曰列公不知此乃鴨腦故食不敷意敬和笑曰一輪鴨三百餘頭那有許快來應付太守曰別家艱難康年兄應付有餘惟不可貪口腹恣殺生命我們之罪過難當友蘭思之又出一石崇遂上正席皆二人一席共八桌所出之饌皆不知何物味極美至暮席散衆皆辭去惟留敬和友蘭不與去又引至花亭百花爛熳燈燭輝煌如阿房宮侍女如雲依稀蓬萊仙島三人飲至許久康耀曰前日斷送姑爺前程因一時之忿過後心不自安今看乃天幸可贈還官爵以贖前愆即令家人去捧一小箱出揭開蓋看內皆存空名文憑劄付約有百餘張康耀自抽出一張參將文憑印篆俱全惟名字地方未填謂曰弟看金華參將缺出今即送姑爺大名寫上前去赴任即問姑爺改何名答可改林斯馨康耀即寫了住處寫畢立起向友蘭作揖親手送劄付與之友蘭還禮稱謝不敢接敬和接之收存亦拜謝訖仍歸位飲酒敬和笑曰兄臺不理朝政那有許多吏兵部文憑劄付康耀答曰不知者以弟交結魏忠賢那知弟不但朝官愛惜即當今亦蒙眷顧也故魏賊無奈弟何况弟不作官亦無縫可鑽此文憑皆是黃河海塘堤壞弟捐銀修整一回報竣便償給文憑劄付文武皆備欲與親友作官者自寫上地方名姓一面寫書通知各部註冊萬無一失以上贈去皆因交好并無賣銀惟弟之子姪皆

不與作官如出一人恐落於魏賊之計惟此回老悖得罪姑爺致其失所悔之無及今既贖價可以少解前愆矣友聞此頓解前疑向之再拜曰原來老先生有此仁義忠信晚生前不知以爲翹黨觸犯獲罪今聞金石之言頓開茅塞願拜下風叨惠後必圖報於萬一也康耀答言重但金華離不遠數日即去上任時常往來欲會不難也敬和笑曰未到部先任事又恐部駁答曰執弟之文憑上任誰敢駁之况有書到部何必爲慮三人談說三更令家人打夜道回衙誰知那友蘭弄禍得福都司換參將連陞三級數日即收拾行裝拜辭康耀康耀又送盤費贖儀至金華上接參將之印矣正是

昔日猪心慕孝友 今朝鴨腦識仁豪

再閱下文如何分說

第三百一十五回 名宦賦閑訪交豪友 小民失業羣起揭竿

漫說林友蘭都司換參將且先說曹學銓在廣西爲布政司廉惠并濟萬民愛之時朝中魏忠賢逆黨煽惑君上作三朝安典將葉向高等爲東林黨頒行於天下學銓惡之著野史駁之忠賢怒奏朝廷黜學銓爲庶民學銓遂治裝挈眷回籍學銓在廣西時看京報內有林斯馨授金華參將疑甚隨後接事波通判金華參將俱沿途遞至公文外官銜印封內信開看始知情由喜而放心回籍後歸于洪塘故園設文社石倉園集故友文人以詩書娛樂遊名山勝地別墅在城內西峯里一日坐小轎拜客由倉前河墘經過有一家臨河門上貼短聯乃 門喜無題午 回轎再看其右邊之句乃 目慚不識丁

回屢與同社友述之皆稱妙絕令人去訪問屋內所居是何等人遂訪之乃徐姓名英字振烈行五少豪健因家貧與人挑米爲業喜讀書擊劍日間與衆挑倉米夜間更換衣服于金斗橋上與鄉中子弟言談行兵布陣制勝之法皆本于武侯兵法若不言武略便有前代忠孝之典故說了卽舞劍教授衆子弟每夜如是其人訪

明詳細回報于學銓學銓曰此奇人也不邀入社遂邀何人即步行訪至河城門已鎖閉問近隣說挑米未回
學銓將回步而徐英適至諸隣人喊曰振烈有鄉紳曹大人訪汝學銓見其穿衣草履即牽其手曰仰慕高風
特來拜望徐英曰下賤之輩叨沐垂青何幸之至遂開了門迎入內室學銓入見壁上對聯云

問如何過日 但即此是天 又見邊柱上云 鼠因糧盡甘心去 犬爲家貧放胆眠 又有二聯乃

富貴如龍遊盡五湖四海 貧窮似虎驚走九眷六親 金必兩千酬漂母 鞭須六百撻平王

徐英即拭草榻奉之上座學銓又見土灶柴凡粗碗一敗筆二春秋左傳史記等書殘缺不全每空白內則皆
其所詠詩詞學銓與論談應答如流大喜欲邀同至石倉入社徐英曰粗人怎敢人文人之社再三強之始帶
詩稿而行遂爲布衣之交學銓欲長留在石倉園盤桓不與去挑米徐英以自食其力不沾他惠仍回舊居爲
挑夫遇石君課期有來請詩文作畢仍回挑米隨著有鴻劍行行世茲惟錄其三首登北嶺詩云

斜陽返桌宿山巔 客况無聊轉自憐 仗策有才思李靖 知兵何事做符堅

雄心滾滾思歸日 血淚紛紛只問天 處世不關君與父 黃金懷帶已多年

夜靜有感

牢落風塵廿載零 燈前顧影嘆伶仃 頭顱賣世誰酬賞 肝胆向人不避形

垂釣江濤終抱赤 舞刀市井孰留青 生涯獨有龍精在 夜夜光搖北斗星

警懷云

吟罷袁公白澤圖 中原依舊骨將枯 憂時買駿人何在 匡世聞雞事豈無

半榻著書長嘯傲 千年鳴劍寄屠沽 靜觀鴻雁嗷嗷日 堪笑儒生者也乎

是時天啓爲崩崇禎接位魏黨除盡隨召學銓進京起用爲御史又歷至禮部尚書因了母親回籍時流寇橫
行浙江等處林斯馨常率兵征剿所有富豪之家無不顛沛流離惟貢生康耀家經林斯馨極力衛護保全如

故可見其恩怨報之不爽也斯營揮兵滅寇彼此剿而又起滅之不盡知天下之亂不可爲所積有金帛先運家眷回籍適學銓丁艱便路至金華探望順便帶回故土此且漫言且說大明之亂因民失業爲寇河南有方布司乃齊人其夫人甚妒不與納妾方布司在任私納一妾被家中夫人知之寄信來不許他納妾若納妾必親至打逐之方布司以途遠必不來如來必無許捷不以爲意誰知信來至未一月而夫人卽至被他吵打不堪妾竟被逐去布司查如何至此甚速原來沿途皆設有驛夫一站趕一站故甚速也蓋明季地方設有各驛站各有驛天月給錢糧還有往來公差逐站接續使捷故此次夫人亦由提驛趕來忽然抵衙并無信息方布司忿甚卽寫本具奏朝廷說各省驛站所設之驛夫每月給錢糧工食原以備往來公差便送茲查公差往來者少官眷往來經過者多年計動費錢糧數十萬惟供給外官運眷空費無益請將各省原設之驛夫盡行裁撤遇有公差往來隨時僱倩鄉夫以歸省使等情由朝廷可免費數十萬錢糧怎有不准遂將各省之驛夫盡行裁除誰知兩京十三省各驛站驛夫共數千人一被裁撤皆無事可爲至饑寒使聚集爲寇搶劫行旅被地方官捕逐使流集別郡劫奪一郡又走一郡所以名爲流寇又四川等處產有野蚕繭結在山野土人去採拾來抽絲織爲土繭綢方圍大只一尺以作草紙製不得衣服民家用之不着惟地方官採買充爲貢物內苑以作草紙拭穢物至時各宮闈分散以備一年之用天啓年間有一宮女以此物可惜將縫作蚊帳挂床上適天啓帝遊宮見此帳非布非紙問之乃說是四川進來繭紙作拭穢物甚可惜故縫作蚊帳帝曰以之拭穢物果是暴殄天物卽飭該處司官嗣後免貢誰知四川接到諭旨不用再進各處山野常產之土蚕要尋一個皆無此與福州古田縣中天生龍鳳竹一般此竹製爲龍鳳箸進貢至嘉靖間一說不要古田便不再產此竹矣那四川採買土蚕之人將此爲生活不計其數一旦絕去無事可爲亦聚集爲流寇矣正是

南聚北屯皆作寇

東來西去盡爲流

且看下回如何分說

第三百二十六回 祈嗣續十戈生闖賊 拘李巖民衆殺昏官

却說是時天下大亂山東陝西盜首李自成綽號闖王又有一起混名賊首

老回回孫 昆 翻江龍呂 佐 一條棍張 立 格子眼盛永正

八大王張獻忠 冲天鵬方也仙 雙珠豹史 定 潑皮鳳陸 綱

掃地王聞人訓 混天龍馬元龍 穿山指金范漢 滿天星周 清

等有名的大盜共推李自成爲大元帥稱爲闖王糾合失業饑民數十萬搶劫財物殺戮人民先說李自成乃陝西延安府綏德州米脂縣廣義鄉人其父本鄉民名十戈年五十繼娶石氏三十餘歲十戈念無後嗣意欲買妾石氏不欲便說子息固是要緊只怨命裡無子總有妾亦徒然何不向神祈禱或者藉神力庇佑亦未可定十戈聞石氏說此語心知娶妾乃婦人所忌只得相量來歲去湖廣武當山進香求子至次年二月初起身前往均州太和宮一路都是山原平陸只用騾馬車轎將及一月行抵武當山卽沐浴虔誠去大殿神前焚香禮拜默將求子之情禱告一會化了冥銀磕了頭退下隨步遊玩各處那廟內住持道士叫梅三島陪十戈坐下遞了茶又留吃齋談叙中道士詢問祈求何事十戈實說特來求嗣的梅道士卽問今年高壽十戈答年已五十二歲了正室已亡繼娶石氏已娶五年了道士曰仗菩薩亦須人力依小道論起客官用些廣嗣丹丸便用大抵腎腑虛寒命門真火衰微焉能生育小道雖居外方這個道理頗知一二十戈聽言有理欠身施禮曰仰仗高真必有靈丹見惠倘得如願不敢忘負大德梅道士卽起身進內取一個琉璃瓶來傾出幾粒狗腎與陽種子丸送與十戈十戈接受收訖取出白銀一小錠送與道士曰些順溥意只當齋儀若得神力庇佑藥力扶持得有接續宗支再來答謝修葺宮觀道士見其真情亦受了便安宿一夜次日卽辭別回家不日到家見石氏說路中許多光景及道士贈種子之丸丹石氏聽了亦甚喜十戈至晚將丹丸服食夫婦盡情石氏

自此得有胎孕俟至十月滿足十戈夢見一馬突入其門驚醒許夜石氏卽腹痛分娩一男至三日洗淨穿上襁褓十戈定睛見孩子面貌醜劣亦無可如何勉強歡喜亦取名闖兒以夢中馬入門下故以此字爲乳名石氏撫養成人十五六歲氣質生成很惡辱罵父母十戈只得請一個教讀先生先生與他取一個學名叫做李自成讀了幾年書亦能將就幾句詩只是口氣不良那一日夏天大雨霎時又晴先生卽景出一對與自成對其句乃

雨過天晴頃刻頓分境界
自成對云 烟迷霧起順夷難辨河山

又一日值秋之時先生出詩題有供疇肥蟹一盤先生卽此蟹爲題令自成作七律一首自成亦能做云

一身甲冑肆糖行 滿腹玄黃未許評 慣向秋畦私竊谷 偏于夜靜暗偷營

雙螯恰似鋼叉舉 八股渾如寶劍擎 只怕鉤熬人設餌 擬將沸鼎喪殘生

先生評味他之詩意句法又粗意又不雅曉其後來縱有好日也是個亂臣賊子不得令終之詩識未有二年先生亦辭館回去自此自成亦無意讀書生成狼性父母俱不驚畏時常拖刀弄劍惹是招非通鄉鄰並親戚無人不说他頑頭的十戈夫婦忍氣吞聲觸怒皆成疾病日重一日先後相繼死了自成看父喪母亡亦不甚哀痛還虧親鄰見十戈夫婦養此樣不孝不仁的兒子仗義同來殮葬完事所遺下業產田產家私什物被自成不及年餘游蕩費盡遂致一空如洗栖身無地衣食艱難只東流西蕩要尋安身所在囑托那三朋四友去尋機會今且先說米脂縣東城有鐵匠姓周名清年紀三十餘歲生得身材高胖有些氣力娶妻趙氏未生男女只夫婦兩口開張打鐵之店生意甚旺日夜打鐵不歇思想尋個帮手外邊就有那一班朋友知道卽將自成引薦周清見其有膂力甚喜日夜指點打造不幾時自成伴件皆精店中生意較前更覺興旺周清有些蓄積竟成一小財主自成衣食充足兩個合意便拜讀爲兄弟再過二年周清夫婦議代其娶親托對門一個王媽媽慣造媒婆的說親事那媒婆地方上有人編他一詩云

慣造媒婆干媽媽 耕媯自謂容冶 簪釵插戴果娉婷 裙帶親拈真瀟洒
只顧銀錢那怕羞 惟圖酒肉何愁罵 不知賺了多少人 并無實話全然假

干媒婆尋到東門外有一鄭員外家道頗裕生一男一女男亦不守本分的混名一斗粟女名燕娘干媒婆把這親事一說便成即擇日送禮行聘再擇吉期迎娶過門自此周清與自成皆變過日誰知光景變遷天心不順未一年非亢旱即淫雨水雷飛蝗大損禾稼米珠薪桂餓殍遍野無賴窮民四處掠搶官府雖然嚴禁此風愈熾又遇南番交趾國入寇邊塞武營召募壯勇李自成向來嫌打鐵生意淡薄心想至營伍充當頭目可得糧餉每常學射趁此召募之時投到兩廣都堂柳大人總兵標下充作隊長總兵帶領進兵至半途行糧不及接濟兵士各出怨言帶兵官只催趕程自成只一夥竟逃走到山東地方亦遇一起北來的逃兵多人將自成追住索取財物自成曰我乃關中人名著三秦汝們買我魚放生不知死活也罷吾若不顯手段出來汝們到底不信便把手中一枝桿子槍倒插入土內帶將馬來一跑離有四五步勒轉馬頭開弓搭箭看正了鎗柄一聲响一箭正中着鎗柄上一隊逃兵看自成這箭法一齊下拜曰俺等不識望乞恕罪俺等想無安身處久思落草只患沒有頭目今有緣遇此英雄湊巧衆正在談論之間見有幾個客商帶有財物從北京回被他截去劫取銀物鏹了幾條性命將他銀子買取豬羊祀神燒紙立自成爲寨長那時山東饑荒人民逃竄山谷凹中四處遺下草房卽以爲巢未幾時聚于終南太行等山幽僻之處札下人馬搶掠南來北去客商又結十數寨响馬賊勢愈大卽遣賊卒迎接周清夫婦并自己妻子與丈人妻舅一起接來住在一處蓋鄭員外因女兒嫁了這個大盜人衆皆知二來也爲年荒賸糧破家三來兒子混名一斗粟不守本分如今有這機會無奈亦藉此走路李自成有此數十萬人馬想要攻州奪縣謀圖大事卽分撥賊將去劫民間財物官府錢糧孫世康全史定領兵二萬前往山西呂佐林漢領兵三萬前往陝西聞人訓全方也仙領兵三萬前往山東洪用光鄭日仁領兵二萬前往南直安慶馬元慶王丙領兵二萬前往滌和又撥各路接應忙得各省巡撫調兵征剿那

時有個龍大韜不過粗知武藝却自誇將才說得天花亂墜兵部惑他虛名推他做剿寇總督受了勅書却被賊頭張獻忠因爲與李闖夥內自相予盾背了李闖徑到龍總督軍前投誠大韜竟不提防他是個狼子野心引爲腹心又不散其黨羽及把軍裝大器衣甲錢糧盡付與他掌管他有此裝物依舊反叛去了龍總督因此獲罪下獄擬成大辜那獻忠另爲一隊殺戮更毒于李闖此且不表再說河南開封府杞縣有個李尚書公子單名巖中過鄉榜平日疏財仗義因連年荒旱米糧昂貴縣官不知恤窮民一味追比錢糧把糧戶打得血肉狼籍差役反積得厚資致富李公子看不過投呈到縣第一款求他暫停徵比第二款要他設法濟饑知縣見了公呈即傳言曰若無錢糧本縣何以起解上臺催餉文書急如星火至于濟饑一事縣中何處設法除非本地官家自捨己財救憐桑梓纔好李公子聽此言語好不惡惱憤氣起來把自家倉廩留自己日用的其餘盡給散與饑民此李公子雖有好心只是有限之穀那里濟得許多就有無賴好事者糾合數十人向自家同里富室豪門吵鬧以李公子做樣要他發粟濟貧那大家富室怎肯如李公子慷慨濟貧反怒他市恩沽譽啓衅開端去稟知縣求出示禁止縣官心裡亦怪李公子多事即傳書手寫牌挂出被無數饑民把牌脫下踏得粉碎看守之皂隸驚得屎尿直流恐被毆打奔回本衙衆百民一齊擁至縣前七張八嘴哄動知縣在衙內聞知不敢出堂請李公子進內衙理怨曰貴府既有散給賑濟何不入官派給李公子曰若輸在官倉只好飽胥役之手小民怎沾實惠况一家之積那能周濟各處知縣曰如今百姓聚而不散如何是好李公子曰老父臺快寫照牆一個暫免比催告示安民晚生出去勸諭他知縣見人甚衆一時無法寫出告示李公子捧出貼在上隨勸衆民暫退不可在此鬧事獲罪非淺等語再三勸諭衆民見是李公子出來相勸遂漸漸各自散去誰知那知縣見衆百姓圍衙哄鬧無法遣退甚覺忿急又見李公子一言人衆便皆解散而去羞變成怒連夜備起文書差人申達上司內解舉人李巖心懷巨測私散家財買給衆人圍聚千人打差辱官使徵比不前阻撓政令若不早爲究治必致貽害無窮等稟上司見稟內事情重大竟不察明就批速擊李巖解究一面諭解百

姓免致激變知縣卽發簽差來拏李公子只說本官請公子問話李巖不知情由整頓衣冠便行十數個差役圍擁全到縣衙下於監牢外面衆百姓聞知盡皆忿忿不平一呼百應頃刻集至千餘人約半夜殺入內衙把昏官知縣砍爲兩段家眷盡被殺死監內一起重犯都放出來再到庫裡劫取錢糧倉穀那縣丞典史皆抱頭逃去了李巖被衆放出對曰列位大衆雖出公憤來救不才如今弄出大事倘若官兵到來如何是好衆民齊聲曰如今闖王強盛現在本省隣府我們去投他入夥罷李公子此時亦無法只得收拾家小細軟同一夥去投奔李闖那時李闖亦假尊賢禮士虛名結納人心開報舉人李巖率人衆前來遂造出謙恭下士套文出寨迎接行了賓主之禮李巖述了來意自成將創業開業之本懷說了二人說到情投意合恨相見太晚自成卽刻吩咐手下賊卒設席備宴二人對面而坐諸頭目照次序陪飲帶來人衆各各從厚稿賞李巖亦遂安心入夥矣正是

未遂立朝安社稷

誰知從衆造萑符

下回如何分說再講便知

第三百二十七回

添羽黨獻策投自成

慮身家田畝結三桂

再說有一人姓宋名獻策河南歸德府永成縣人生得矮小只有二尺六寸高面似猿猴綽號宋猴仔又號宋矮子甚有機謀多在各省馬頭遊行或時起六壬課數或言國運將終煽惑人心又說讖語二句云

十八孩兒兌上生

自小生來好殺人

聞李闖在那里圖王霸之業也來投賊自戎見了這樣形像却是有智謀之士尊他上座原來李闖早聞此人精曉術數當下遣退從人悄悄攻取應從何處而起宋矮子又說出四句念與自成聽之

流入順河干

陷在十八灘

若要上雲天

起自雁門關

將軍始爲馬上之王名聞者已驗矣起自雁門關者將軍起情從此地始也關賊因聽其講議兆便稱他爲宋軍師在寨內極其尊敬合營都來稱賀小卒又報有數十員驍將來投遞上名帖李闢折看內寫

牛金星 河南人 唐啓元 山西人 馮岳 李年

王濬清 俱河南人 劉崇文 山西人 趙禮 吳風典

王年 容天成 俱四川人 苗人鳳 陝西人 朱浦 山東人

祖有先 管無昏 俱湖廣人 李承元 張澤長 俱北直人

一日之間許多賊將來投各謁見先說本身武藝自成見幾日內歸者如市只道自乃真主一發癡心妄想便把人馬來操演逐日炮聲不絕刀鎗若林練了多日自成分派文武各賊僞職

宋獻策爲開國軍師 牛金星爲大學士 唐啓元爲提督四路兵馬大元帥

李巖 劉崇文 馮岳 李年 苗人鳳等各爲將軍

戈寶 王年 張澤 趙禮 顧永龍 張之秀等各爲監軍

當下李巖對自成曰吾主欲圖大事必先尊賢禮士禁暴恤民爲上今雖朝廷失政只得恩澤由先世施在百姓近因年荒餉重官貪吏猾只以百姓如在湯火中故四處人心思亂吾主欲收拾人心須托仁義言大兵到處開門納降者秋毫無犯在任好官者仍用之管事虐民者勘實卽行斬首一應錢糧比原額只徵一半百姓自然樂從且饋食壺漿近于馬前自成從之卽令李巖爲前隊李巖暗差心腹多人扮作客商四面傳布說李公子仁義之師不殺不掠又編成口號教小兒們歌云

吃他娘 穿他娘 開了大門迎闖王 闖王來時不納糧 朝求升 暮求合 近來貧漢難存活

早早開門拜闖王 管教大小都歡悅

一來這百姓連遭荒歉又加官府橫暴今聽了這幾句童謠恨不得早到但小民誤認闖王爲李公子却不知

是一正一副至兵到河南百姓投順大半李闖攻河南張獻忠攻湖廣兩省告急表文奪片飛奏崇禎帝召大臣商議差湯同昌督帶大兵征勦帝親自酌酒三杯上方劍一把旨曰卿此去務須速靖妖氛救民水火那知湯同昌心中畏葸不前提兵二十萬未到半途卽上疏請添兵增餉每到一處只把精兵自衛坐在湖廣盡調四川的兵馬來衝被張獻忠乘虛入蜀殺得錦州劍州流血成河到了四川又調河南害得藩府福王無類類多張獻忠攻入襄陽隨處設有伏兵湯同昌墜其詭計三軍被戮殆盡百姓遭殃藩府襄王合宮被殺司昌喪師自知罪大愧極自盡而死李自成兵入開封府圍城藩府周王自出帑金百萬招兵對敵半餘誰知天數如此忽一日黃河洪水爲災湧滾上來攻壞堤岸把府城弄成一派汪洋大海周王只得乘船逃走百姓盡爲魚竈時乃崇禎十五年壬午歲的災害地方訛傳乃賊決水攻城四處官兵聞此更怕其利害賊兵到處官兵望而奔潰李自成殺陝西踞宮殿稱孤大肆猖狂朝鋒以徐應奎爲陝西督撫聞賊到胆已驚破望風奔走李自成據了陝西全省要渡黃河來奪山西地方在于山溝口打造大船又分派賊衆劫奪民船預備過河此且漫言再說宮禁中妖異崇禎十六年秋八月皇極殿內忽一聲爆裂地中流出血水腥氣蒸人內監並宮妃朝官皆知妖吳驚甚又看見一個少年婦人渾身縞素或當黎明或遇昏暮滿宮奔走宮人皆不知疑是閑人撞入宮來要捉之忽隱不見始知非妖卽鬼滿宮皆怕崇禎屢見此怪無計可施知國家危在旦夕不勝愁苦想宮中有祕寶聞先王諭乃鐵冠圖識關于國運何不開看何識卽令太監隨駕到祕宮門外見代代加封命揭起封條開鎖掌官太監叩頭奏曰此乃先天祕機恐不可輕易洩漏伏祈斟酌崇禎帝決要開看卽命先揭去封皮開起金鎖聖駕進內見黑暗中有一朱柩又命將柩打開太監用斧將柩蓋撬起內只一畫軸帝命携出光處看係畫上中下三層頭層畫文武百官俱手執朝冠散髮奔走之狀中畫十八個孩子騎馬背旂下層畫一

煤火大明三九秋

山河天地共悠悠

歸鷺近塘不及送

去看萬子萬孫週

帝看了勃然變色問內臣曰此讒何解內臣奏曰此乃未來之事禍福難分非臣所能知也今雖見不祥烏睹仁愛治民宜上天轉禍爲福帝看罷命編還宮悶悶不樂次日早朝又據欽天監奏稱夜來東方有星名曰長庚較昔大異光壬閃爍有四角中有刀劍旂幟人馬影子且條大條小忽隱忽見又南京科道奏稱鳳陽地震其聲如吼一日三震人人惶恐帝見許多災異卽頒罪己詔布告天下又傳諭內外諸臣不許宴樂衣服用樸素不加華飾又連日接到告警言賊已渡河大同真定官兵迎賊德州廣平皆望風納款帝召集百官問曰連日寇緊急不意真定各處皆失守諸卿有何良策百官相顧默然帝嘆曰朕非亡國之君諸卿皆亡國之臣也奈何又諭百官曰閣臣有疏勸朕南遷諸卿可知否國君死社稷朕何往羣臣皆無言而退帝終日憂愁寢食皆廢田貴妃憂亦不能自安與父田曉相商有能解憂者可進與帝消愁田曉將陳圓圓送進解愁圓圓乃河南名妓四處馳名知音樂色藝絕倫聲價高昂非百金費用不能到其館後因河南饑荒升米百文山林樹皮草根饑者採食殆盡餓死于道者不計其數人饑至難受偷割路旁死人之肉爲糧久而相習以人肉爲羊豕之肉售賣遂有鬻子女於屠者屠者買之如封猪羊發賣官亦不能禁變爲常事福建人有作客者路經其處不拘男女價極賤囊有餘錢有買帶回者爲婢使喚其女亦喜有人買之萬幸得生年紀有十四五歲知人事者有說其隣一女因在夫家無食走回母家其夫家翁姑餓至欲死令其子催之回來欲殺而食之其母家之父母暗商我女現在我家不食反被他人食之於是俟其女睡殺而烹之世變一至於此山東省亦婦女幼孩接鬻于市謂之菜人有周某者自東昌販市歸至店午餐屠者曰肉已賣盡俄見曳二女子入廚下呼曰客久待可先取一蹄來急出止之聞大號一聲一女已斷右臂宛轉地上一女戰慄無人色見周並哀呼一呼救命一來速死周惻然心動出資贖之一無生理急刺其心死一携回因無子納爲妾後生一男右臂有紅絲自腋下繞肩胛宛然斷臂女也知者謂其善報所得兩省之饑民兄弟妻子離散妓館蕭條故田曉早已注意此妓遣人出千金買回北京適吳三桂亦遣人來買先一日已被田曉買去陳圓圓知之以吳三桂英名素著不能

以身事之反遇此老耄之夫每以爲恨時時悲惻發于聲音田晚不知其心緒謂其音節悲涼有他鄉之感令其爲女樂之長教諸妃音樂當日將陳圓圓卽獻進那知崇禎帝不好聲色任其歌唱一闋卽令送還未幾報李闖賊兵將近京城帝急召吳三桂至賜蟒袍玉帶上方寶劍重托寄命三桂亦以忠貞自許國家聞闖賊將到京畿無不驚惶田晚亦不勝憂愁圓圓見其蹙眉不展問之晚曰帝召吳三桂保國有人保吾家無人保故憂之圓圓曰當此亂世家若無人保禍必及之且待吳將軍暇時太師可與交好必能并保我家晚曰此時何時他安肯與我交好圓圓曰吳三桂素慕太師家樂美色太師可鑒石季倫美人綠珠至玉石俱燬時尙能貯之金谷園乎今去請他來看家樂無有不來旣來必交好矣田晚然之卽親去拜請觀樂三桂初辭不去因再三請之始覺陳美人圓圓在彼處且去看能絕色否三桂遂全身鎧甲從者亦皆新衣至太師府臨筵儼有不可犯之色田晚陳設極盛重禮恭敬勸酒三杯訖三桂卽欲告辭田晚再三挽留入內宅再整筵席羣姬前出奏樂色皆秀中有一淡粧者爲首帶領衆美色尤嬌艷三桂見之不覺神魂心蕩魂被勾留遂解卸鎧甲換穿輕裘問田晚曰此個是陳圓圓麼答曰然三桂笑曰果是傾城太師猶不長敢擁此耶田晚不知答對圓圓在席前行酒三桂悄問曰卿樂甚圓圓輕聲答曰紅拂尙不樂於楊越公况不及楊越公何樂之有三桂點頭正酣飲間警報連至三桂不捨再飲一巡起身田晚曰使寇至弟之家將奈何三桂答曰若以陳圓圓見贈吾當報君保家田晚曰能保家弟何吝一妓奉送三桂聞大喜卽令圓圓拜辭田晚以細馬馱圓圓而去田晚此時無可如何帝仍令三桂守山海關三桂之父吳驥督理御營兵馬因子欲帶妓隨行恐帝聞知罪及遂留圓圓在家不與去三桂快然而去守山海關矣正是

未免有情懷碧玉

不能無恨阻紅顏

欲知下文再看分說

第三百二十八回

臺閣捐資皇都屬寇

煤山合讖龍馭賓天

却說是時糧餉不繼崇禎帝遣太監徐高諭勸戚嘉定伯周奎爲倡首捐資助餉周奎推辭徐高拂然曰外戚如此若國危金銀雖多安能保守周奎被迫不得已捐一萬帝以爲少始出二萬太監曹吉祥曹元淳捐出二萬吏部王之心最富帝面諭再三只捐一萬諸大臣門前多有貼標賣屋并標賣古董玩物賣來助餉以示實無銀用之故殊不知國破身家能保全耶此可見君非亡國之君諸臣皆亡國之臣崇禎言之不差至闖賊入關歸降被照次拷掠銀王之心追出銀三四十萬又追出金玉寶器無數魏藻德只捐百金追出五十二萬珍寶無數亦有被拷掠死者百官多不肯捐惟太康伯張國紀自捐二萬又議近京富室各輸銀給軍且贖軍之妻帑使其無內顧之憂巨室多不樂而止帝命司禮監王承恩提督京城內外各鎮太監曹化淳守城南孝陵卽成祖墓也民間每夜聞有啼哭之聲是時闖賊自柳溝抵居庸關柳溝乃緊要之處只百人足守竟無設備城至無阻長驅而過守關總兵唐通并太監杜之秩迎賊降之彼時京都以西諸郡縣望風瓦解將吏先逃賊佈檄文定期于三月十八至幽州順天府於是京師大震賊陷順天府平州諸兵皆降賊又陷昌平通州乘夜自沙河而進直犯平則門放火燒民居火光燭天喊聲震地京師內外城謀十五萬四千有奇是時京營中兵多疫病稍精銳者又被太監選去其守城皆老弱只五六千不敷分守并無煮食器具皆去買飯來食兵糧欠缺每名兵只給百錢是日早朝帝對諸臣以泣俄報賊大至方報至盧溝橋又報攻平則門三營皆潰散降城所有火車大砲皆被賊得反爲所用攻城砲聲不絕因餉銀五個月無給一時傳喚不至時諸臣多侍班有襄城伯李國禎匹馬馳至闕下汗浹沾衣太監喝止之國禎曰此何時君臣卽求相見不能多得矣帝前奏守城軍卒不用命皆臥不起鞭起一人一人復臥奈何帝卽命內太監俱出守城共有數千人帝又括內外庫金二十萬稿軍丙午日寇攻城砲聲不絕流矢如雨賊仰首語城上守兵快開門遲則盡屠衆兵懼砲不下鉛子只火藥猶先揮手令退砲始發賊盡驅民負木石填城以攻城上發萬人敵大砲悞傷數兵訛傳城陷通城號哭奔竄賊駕雲梯攻德化平則門勢危甚太常寺少卿吳麟徵單騎馳入西安門吏部郎沈惟炳在守門曰

內皆守有太監我等不得入奈何麟徵排門突入太常王德化對徵曰守城人少怎處可謂添之遂至午門
遇大學士魏藻德止之曰兵部調度兵餉已足公何必張皇麟徵思無法流涕而出李闢正對漳化門晉王代
王席地坐太監杜勳侍立其下蓋二王地方被奪挾來太監迎賊三十里降之今隨賊而至杜勳呼城上人曰
箭莫發吾乃杜勳城上可縋下一人來說話城上守者曰撥一人下爲質請君上來說杜勳曰我無所畏要上
卽上何用人質提督太監王承恩遂縋以縋杜勳上城與之同入見帝杜勳盛眉稱賊勢甚大請皇上自爲計
有守陵太監申芝秀自昌平降賊亦吊上城入見帝備述闖王請帝避位帝怒叱之諸臣請留杜勳勿與去勳
曰有秦晉二王在外爲質勳不反二王不免矣遂縋仍縋城而下尙書縉彥奏曰臣屢至城圍密探城上守禦
如何皆被太監阻住不與登今聞杜勳與曹化淳王成在城上守禦與之交頭接耳未知何意恐有不測帝卽
手書遣縉彥上城察之縉彥上城太監仍阻之因出帝手書與之看方肯放行查杜勳安在化淳曰昨上來此
事帝已知無容致語尙有秦晉二王在城下公亦欲與之說話縉彥曰二王已降賊說話亦無用矣化淳拂
袖而去縉彥見城上守卒寥寥問之兵部侍郎王家彥哭曰賊勢已如此彥所守二朵只一卒言猶未已聞城
下砍城聲甚急王承恩發砲連斃數城而化淳王成二太監猶飲酒自若縉彥馳至內閣欲奏至宮門不得入
帝思無策下詔親征召駙馬都尉鞏永固謀以家丁護太子南行永固奏曰臣安敢私蓄壯丁卽有之亦不足
當敵乃止召王承恩飭內員親征甲刻而彰義門被太監曹化淳迎賊入城殺掠帝召閣臣曰卿等知外城破
否衆答不知帝曰事危矣今出何策皆曰托陛下之福無慮如其不利臣等死戰誓不負國帝命且退是夜帝
不能寢一太監奔告內城亦陷帝曰內城兵安在李國禎何往答曰大營散矣帝須急走帝同王承恩幸南宮
登萬歲樓望烽火燭天卽回乾清宮殊書命內閣諭成國公朱純臣提督內外諸事夾輔東宮此諭令內侍持
至閣命進酒與皇后曰大事去矣各泣下宮人環泣帝揮之去各自爲計后泣曰妾事陛下十有八載不聽一
言至有今日皇后撫太子二王哭泣卽送太子出后自縊矣帝召公主至年始十五歲嘆曰汝何以生於吾家

以袖掩面左手揮劍砍斷左臂倒地猶未死因手軟不能再啟又殺寵妃并其所幸妃嬪數人靴換朱履出南宮持鎗內監數十人皆騎馬出東華門守城內監疑是內變發箭射之時朱純臣守齊化門徑至純臣家看門人辭而不納帝嘆息而去又走至安定門門閉甚堅不可開天已明矣帝至前殿隨侍太監俱陸續散去帝自鳴鐘召集百官無一至仍回南宮登萬壽山之壽皇亭自縊死此處乃闕內操處即煤山也太監王承恩尋覓至此痛哭亦對縊而亡帝披髮穿藍衣赤左足右履蓋倉卒出宮跌地失去巾履而散髮也衣前寫云朕自登位以來十七年矣逆賊直迫京師雖由朕薄德上干天咎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面目見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朕尸勿傷百姓一人又書一行云百官俱赴東宮行在等語帝以爲闕臣已接殊諭誰知內侍持殊諭至闕閣臣已走散無人內侍將殊諭放于桌上故無人知命輔太子也正是

闕賊攻城辰土月 烈王殉國甲申年

後人議崇禎帝在位十七年憂勤並無失德又不好聲色誰知身死國亡其咎于前代所歸嘉靖中嚴嵩用事天啓魏忠賢專權壞了多少忠臣義士嘗之人病元氣大虧雖常服補劑不能復元一乃國運當終鐵冠圖三層上中下首層文武百官披髮執冠乃官多法亂二層十八孩子騎馬背旂乃李闖反叛也下層乃崇禎煤山披髮藍袍一足朱履一足跣也碑文存頂上四字乃煤山歸去言國運近唐之年數不及宋之年數也崇禎乃萬歷之孫言大明氣數至萬歷之子孫氣數已周滿也圖識已定大明國運至此而止矣且看下文如何分說

第三百二十九回 孩子越城闖軍入苑 忠臣殉難宮女全貞

却說宋獻策對李自成曰某算大明國運於某日當終必有凄風苦雨吾們只用十五六歲孩童越城而進內城必破有識云

孩兒軍師孩兒兵 孩兒出戰心教贏 只消出個孩兒陣 孩兒奪取北京城

李闢聽了大喜選出十四五歲數百孩童授以短刀操練登高履險捷速非常是日昧旦果有淒風苦雨獻策全李闢指揮孩兒兵爬城而上守城軍士本無堅守之志風雨驟至亦放不得鎗砲先驚而走孩兒兵爬進闕隨後繼進先開了東門賊兵大進軍民紛亂賊殺守東門御史王章賊衆大呼衆民不敢抗拒各歸家閉門寫順民二字免死於是家家戶戶門前貼二字順民太子走出至周奎家詎周奎猶安臥未起扣門不得入遂走入內監外舍崇禎帝倉卒未往達懿安宮時宮中自亂號泣懿安皇后青衣蓬頭走入成國公家矣尙衣太監入宮見公主斷臂撲地與宮人救之而甦泣曰父皇賜我死我何敢偷生太監何升曰賊寇將入恐公主遭辱見先往國丈府避之遂負而出少頃李自成毡笠縹衣乘馬帶僞丞相牛金星李巖宋獻策等直進內城將入宮人人走出遇見皆退入魏氏宮人大呼曰寇賊入內我輩必遭所辱有志者隨我來即自跳入御河而死頃刻從死者二百餘人李闢自長安門入灣弓大笑發一矢中坊之南至承天門李闢顧盼自得便灣弓指門榜語諸賊曰今我發一矢能中天字必一統乃發矢中天字之下李闢愕然金星進前解曰中其下者當得天下也李闢乃悅投弓而笑有司禮太監祝邱王德化等率內小監一百餘人先迎賊于德勝門賊令仍舊任又各監局掌印即出迎賊亦如是李闢入宮問帝所在大索宮中不得遂下令獻出崇禎帝者賞百金封伯爵藏匿者滅族李闢登皇極殿令召百官示期二十一日俱集于朝李闢僞官入大內杜之秩等叩首曰識天命故至此李闢叱之曰去秩等慚愧而退各賊首入宮大索宮女全無隊伍外之城卒三五成羣七八成隊奸淫婦女劫掠財物四方八面游蕩節婦貞女死者不計其數全無約束法度撞入民家害了多民人初賊犯都城大學士范景文知事不可爲嘆曰身爲大臣不能從強場破賊立功雖死何益三月十八日帝召對已廢食三日矣飲泣入宮聲不能續十九日城陷即盟闕再拜自縊其妻亦縊死戶部尙書倪元璐聞難曰國家至此臣死有餘責乃衣冠向北闕謝天子向南謝父母置酒招其二友爲別囑家人曰我死勿即殮俟大行皇帝殮後方收吾尸遂縊而死至三日賊入其家見面色如生賊驚走他去一門殉節共十三人左都御史李邦華聞難嘆

曰主辱臣死分也夫復何辭但得爲東宮導一去路死無可憾今勢不可爲矣乃題闕門云

堂堂丈夫 聖賢爲徒 忠孝大節 矢死靡他

乃至文丞相祠自縊於祠中賊至見冠帶危坐於祠中爭執之方知己死驚走又副都御史施邦耀聞變慟哭題詩於凡上云

愧無半策匡時難 惟有微軀報主恩

遂自縊其僕急救之復甦叱其僕曰若知大義必不留我仍飲藥而亡又大理寺卿凌文藻聞難以頂觸柱流血披面盡焚其生平著述諸書正衣冠望闕再拜亦縊而死兵部尚書王家彥守得勝門城陷自投城下臂折不死其僕背入民家仍縊死刑部侍郎孟兆祥守正陽門賊至死于門下妻何氏亦盡節其子乃進士收葬父屍趕歸別其妻其妻曰汝死吾亦死也其子乃擇一婢侍側囑曰吾二人死可將門掃安吾兩屍又書于壁曰有侮夫婦者吾必爲厲鬼殺之又有侍郎馬世奇聞變曰是當死家人謂有太夫人在世奇曰正恐辱太夫人耳遂作書別母其妾盛服而出世奇問曰爾欲拜辭我去廢其妾曰主人盡節奴亦盡節來拜辭言託入室而縊世奇泣而嘆曰若年少能立節耶之引帛而死狀元劉理順酌酒題壁曰

成仁取義 孔孟所傳 文信踐之 吾何不然

題訖而縊其妻方氏李氏及子并婢僕十八人闔門皆縊賊多河南人至其居曰此吾杞縣劉狀元也吾鄉蒙其德吾奉李將軍令來護衛公何卽死耶數百人下拜流涕時臣死君妻死夫子死父僕死主一家殉難以劉狀元一家爲最也庶吉士周鳳翔時哭梓宮暴露東華門赴哭歸寓遺書別其父曰男今日幸不辱及父母惟罔極之恩無以爲報矣矢之來生復作一首詩內有一聯云

碧血九泉依聖主 白頭二老哭忠魂

向北再拜而縊二妾從之俱死檢討汪偉先聞賊漸近城遺書與友人曰京師單弱不惟不能戰亦不能守一

死外無他計也及賊犯颯汪偉先累日不食其妻耿氏從容語曰苟事不測請從君死城陷汪偉先趨給事甘
豐厲約共殉難回歸妻呼酒命酌汪偉先大書于壁曰 志不可屈 身不可降 夫婦同死 忠節雙全
于是夫婦俱縊四川道御史趙煥巡視城中捕賊即殺城陷賊執之爭目大罵不屈而死光祿寺于騰蛟冠帶
全妻縊死兵馬司姚成中書舍人秦所阮文貴經歷張應選投于御河新東侯劉文炳駙馬鞏永固各率家丁
二十餘人欲向崇文門突圍不得出仍回歸文炳罵曰身爲戚臣義不受辱不可不與國同難其女弟年未三
十而寡召其歸城破時與弟左都督文耀擇一大井子孫男女及其妹一十六人盡投井中放火焚其弟火燃
亦有投火死者國太夫人卽帝外祖母年九十六投井而死鞏永固自殺其妾盡焚弓帑大書于壁云

世受國恩 身不可辱

安樂公主將子女五人各縛于柱舉火自焚其家自刎死指揮李若奎守崇文門城陷作絕命詞云死矣卽爲
今日事悲哉何必後人知自縊死錦衣衛高文采城破一家十七人皆自刎死狼籍于道還有長州百戶并生
員聞京師城陷駕崩煤山痛哭自盡者不計其數難以盡述彼時賊兵充塞街巷恣意劫掠惟官民有殉難盡
節者賊見卽驚走不敢入其家打吵李闖人宮令搜崇禎帝太監報駕崩煤山又究太子內監獻出李闖將太
子留在西京牛金星索宮女與宋獻策各分數人內有宮人費氏年方十八投于井被賊勾引見其甚美賊衆
相爭費氏給之曰我長公主也汝等不得無禮須告汝主衆賊擁送見李闖闖令內監認是宮女非公主遂賞
與賊將羅某羅某喜甚携費氏歸費氏又給之曰我實長公主義難苟合將軍可擇吉成禮羅賊喜置酒合歡
費氏偷懷利刀勸其盡醉刺殺其喉立死費氏亦自刎死李闖聞報大驚令收葬費氏衆賊稱其貞烈正是

忠貞刺賊費宮女

奸惡獻城曹化淳

且看下文如何分說

第三百二十回

逆黨相殘三桂破賊

匪徒離散自成喪生

却說李闖令僞官示期要百官於某日齊集不來者查出族誅及期點名揣其官久者勒迫金銀拷掠毀太廟

遷太祖神主于歷代帝王廟中詢內監者曰上苑三千何無一絕色內監曰先帝不好聲色故無佳者惟陳圓圓絕色田畹進與帝而帝却之不納贈與吳三桂未帶去山海關尚留在父吳驥處是時吳驥方降李闖向吳驥索陳圓圓并抄其家又令寫書招其子三桂同降吳驥獻出陳圓圓自成一見果絕色甚喜命謂唱圓圓遂唱吳儉之音諸賊蹙眉曰何貌甚佳而聲下嬌也即命改唱西調操琴箏自拍和之音極合調謂圓圓曰此樂何如曰此曲惟天上有非南部之人能及于是自成娶之衆賊奉闖賊正位誰知李闖穿戴天子服飾登御坐目眩頭昏如有人推之跌下衆賊自驚訝扶起再坐亦如是衆賊皆敗與而退鑄永昌國號銅錢總不成文明之制度任意更改無次職者知其終於賊首賊黨牛金星等因此知李闖不能成大事各無合心宋獻策背地謂李巖曰吾先以十八孩兒之識以是應于闖王今日觀其舉動未必能成大事將無紀律兵無法制任其散漫奸淫掠劫并非王者之師即此可知將軍亦姓李亦應十八孩兒之識將軍之經濟作爲合于王道何不自奮反居于人下哉李巖被數語撥醒遂起身揖曰承教容徐圖之此須秘密闖于耳目衆多公無漏言宋獻策自此時與李巖親厚有事兩人相量却被金星忌之原來早日金星已蓄有異志料李闖手下惟與他二人親厚大權必屬此二人故意背後在李闖面前讒譖李巖暗同獻策商量復明祚之語李闖欲面訊之牛金星又讒譖其手下多人恐有激變須徐圖之于是衆賊各自疑忌李巖探知之亦譖牛金星許多異心之事牛金星時使心腹之人探知暗報牛金星悻悻之極俟李巖醉臥率心腹兵卒圖而殺之持其首見李闖李闖疑信相參既殺了亦無如之何宋獻策聞報李巖被殺驚憤匹馬乘夜逃去不知所格吳驥寫書三桂李闖遣賊將賀銀四萬稿師撥兵二萬代守三海關那時吳三桂已聞北京陷猶豫未決接到父書并稿賞歡然受命擊兵回降行至德州遇一探馬至三桂聞吾家無恙否探馬曰被闖王抄籍矣三桂曰吾回自當送還頃探馬又至三桂又問曰吾父無恙麼探馬曰一家盡被闖王拘禁三桂曰吾回自當釋放又一探馬至又問曰吾之陳夫人無恙麼探馬曰陳夫人被闖王得去了三桂聞陳圓圓被賊得即大怒曰果有是事吾肯降之耶遂作書與其父曰兒以父蔭待罪戎行以爲李賊猖狂不久即滅不意我國無人鼓風而靡側聽聖王駕崩不勝哀痛裂心意父奮椎一擊誓不俱生否則刎首以殉國難何以忍恥偷生訓子非義先既無禦寇之才後又無平原罵賊之勇父既不能爲忠臣兒安得爲孝子乎賊雖置父姐豆之旁以誘三桂不願也三桂覆訖父書回兵出其

不意盡殺偽官賊卒奔走大清效申包胥秦庭之泣乞于師以勦巨寇四月自成率賊兵數萬挾太子二王并吳騷東至永平三桂率兵大戰賊方合圍大清兵至李闖策馬先驚走賊衆奔逃三桂追于永平又戰大破之首于城上又欲殺圓圓圓曰聞吳將軍已捲甲來降聞妾被大王得之不勝忿怒又與兵來討今大王殺妾妾何足惜惟恐吳將軍聞妾被殺必與大王死敵大王必不利也李闖因聞此言正恐三桂死敵遂不殺欲帶同去又曰妾既事大王豈不喜從之但吳將軍以妾故來討若大王帶去勢必窮追不止請大王熟思之李闖思不決圓圓曰妾爲大王計宜留在此待吳將軍至時妾能阻之勿追李闖聽其言棄圓圓于宜宮中帶金銀財寶九千車令偽官先率萬兵押送西去自領後隊防有追兵焚九門城樓挾太子二王出彰義門而走大兵遂至故明諸臣迎接下令安民以禮葬崇禎帝后今臣兵服喪三日吳三桂急令陳圓圓相見悲喜交集不用陳圓圓說窮寇勿追而三桂自說不可追窮寇因奉命西追緩緩而進李闖驅車皆重自盧溝至固安內所帶財物婦女僞官陸續失散賊衆各自離散而去至保定官軍擊之賊仍回兵而戰又死去萬餘人李闖中流矢拔營走山西三桂不再追回兵京師縱賊遠颺矣三桂遂受封爲平西王於雲南以圓圓爲嵩房之寵人不知者以吳三桂效申包胥以復君父之仇忠孝兩全殊不知其出師之故在陳圓圓一妓不在於君父也彼時祭酒吳梅村有詩云衝冠一怒爲紅顏是也大清定鼎後李自成復遣兵出潼關攻掠河南又遣將至四川與官兵屢戰皆不利遂走西安又南奔辰州將合張獻忠至武昌奪舟南下遇狂風暴雨旣斃折由金牛堡走延寧在道恣殺掠過通城命其部下先發通城緝公山山上有玄帝廟是日山居之民盡食以鹽菜餉果菜關只以二十騎上山令衆止于山下李闖單騎上玄帝廟見帝像下拜伏地祈禱似有物靈之不能起村人疑爲劫盜以鐵錘碎其首而死賊弟李通呼衆奪屍滅一村而還以草結首殮以袞冕葬于山山不處將葬通爲首改名李繡渡湖入險山中後改名李赤心羣盜俱散亡殆盡矣正是

賊若無頭何不散

蛇如沒首豈能行

欲知後事請看下回分解

闖都別記卷之十七終